

皇
明
輔
世
編

皇明輔世編卷之三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馬端肅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禹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景泰辛未年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勦力自諫、所論建廢不依傳大體、時領亭事者王文王翔皆嚴重、鮮可而蜀寄腹心、文升以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時鎮守中貴人虐而肆、文升制之爲飲、戢俗作歌

謹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初，固原土夷滿四據石城，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西，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堯誘擒滿四。石城平，事詳項忠傳。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于忠釋使歸里。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蠋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升悉捕滅之。城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

授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獲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異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軍務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伯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十年春岷州番賊殺巡邊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營於栗林族之東令密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人七力等所據高險進兵爲難頃之又謀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賊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緩兵

古今同概

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號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資以爲信無牌卽盜許擒之自是西鄙遂寧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奏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出防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卽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御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管散赤哈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越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

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載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寨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穴，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請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欲邀文升偕行，文

升弗聽，因疾馳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東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體，且無所饋，而陳鉞則防尉傅盛爲供帳，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金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文升寔激之變，於是復借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下文升詔獄，文升寔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四

川之重慶衛天下閉而寬之直既傾文升則借陳鉞大發兵破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受陳鉞恩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侯謙之爲股文升蓋三至遼東皆樹奇績遼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旱歲且稔文升乃預留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稔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民以免流殍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卽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

方正

升而間之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留都政爲一新孝
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
襲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褒語文升正色曰
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難而褒語何爲咸遠
巡却避公卿愧之糾儀二御史下獄文升言卽位之初不宜首罪
言官釋之時太監陳善以方士郎常恩言誘先帝於嶽鎮海濱
俱立碑爲隱語下寶物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函入寶物於官
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一選賢能以任風憲一禁撻拾以戒臧官
時若外臺論劾有司往往舉怨問官撻拾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
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辭無干受辱已甚

稍有小疵，多致降謫。所以風憲官坐視，賊官不敢究問。文升乞令以後凡官奏辨，勅法司另行巡撫再勘，無枉委係。據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該爲民者，發口外。若御史等官果有違法罪重者，行提來京。輕者候滿日到京送問。一擇人才以典刑獄，一責成效以革奸弊。乞勅各處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務要徧歷所屬，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黨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賊污官吏名數，近過賊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守將催完過錢糧撫安人民，并一應事件，各開報撫按查考。撫按回日，仍具畧節開奏。該部三年考滿，據此黜陟。一申命令以修廢務，一逐衛士以防煽惑，一擇守令以固邦本。

嚴考覈以示勸懲。一禁公罰以勵士風。昔有司中多有曾經旌異稱爲賢能者。聲名既著。輒便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仍欲掩人耳目。則修理學較。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繇。亦各濫罰。乞勅撫按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卽便糾劾。一廣儲積以足國用。一恤土人以防後患。時順天府屬縣及保定河間等處。先年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生齒日繁。精壯男子且有萬餘。爲官者俸祿有限。在鄉者田土不增。達官折俸銀兩。近多過二三年。或一年。不得關支。賴此養贍。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一邊方有倣。不無乘機剽掠。事實可憂。文升乞勅戶兵二部計議折色俸銀。按季關支。田土不足。或將開空地。

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耕種使足養其妻子或選立屯長使有統
屬或拘官操練得食口糧果有違犯治之以法一清僧道以住遊
食時連年所度僧道不下五十餘萬文升以一人歲食米六石共
該米二百六十餘萬可足京師一歲之用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
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師寺
觀除額度數外多若下名既已闕牒有度難以追奪亦不許額外
再度直至額數不足方許起送闕給度牒仍通行各撫按但係新
修私創寺觀即便拆毀原無度牒僧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
容隱各問發口外爲民僧道官罷黜一敦懷柔以安四夷貢夷筵
宴下程俱有定數但有似前剋減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开局長

等叅奏拿問一節財用以蘇民困內府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
羊鷄鵝及運柴夫工價銀兩等項乞令詳開某年用若干某年增
若干明白上陳斷自宸衷量加減免就為定例不許增添尤望

皇上凡百用度賞賜俱加樽節冗食人員不急修造槩賜裁罷一
足兵戎以禦外侮天下之軍逃絕過半其見存之軍俱各備倭僂
運輸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
一二十名兩京官軍有名無寔况騎射不精什物未備連年做工
疲困已極乞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
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
管軍人姓名籍貫充軍來歷年月各備造文冊江南者送南京兵

部江北者送北京兵部各將洪武以來舊冊查對如有差訛即便
改正除年遺盡絕外將宣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抄謄一本發
各清軍御史嚴督清理其京營官軍乞勅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
各營總兵官將見操軍馬先儘團營務足原額南京一體清查仍
各禁約管軍官員不許占役及擅撥做工見在軍士務要着實操
練特 上山凌木里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
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文升又言臣嘗奉命總督漕
運及叅贊南京守備職務頗知運軍之苦蓋湖廣江西浙江運船
本布政使司造南京直隸運船淮安清江提舉司造河南山東北
直隸運船臨清衛河提舉司造價皆給于工部或有損壞亦爲繕

治近漕運總兵以工部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工部又慮軍士不加愛護讓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出三分舊船准作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運軍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至有三四人應役者每年春初兌糧至七八月以後始回衛勞苦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搬割多稱貸以濟用來春復然此運軍往來之苦也況所稱貸把總等官有因而侵漁責償倍息者軍士或自載土產之物以易新米又制于禁例多被檢奪此運軍科害之苦也乞命所司每船一隻加銀二十兩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困憊少甦而轉漕無滯得旨造船銀兩令工部查處加增餘從之四川山

西浙江建昌災異。沔作文升上書言之。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採辦銀課。與額外徵稅。自後水旱變異。無歲無之。文升未嘗不隨事盡忠力言。匡救也。尤留心邊計。因言陝西路通甘涼。上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道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乞勅兵部計議。方畧預濟人馬。并勅戶部查實甘涼各城糧草。有無缺少。以備虜患。上嘉納之。又言去冬詢問延綏邊情。知虜騎俱在河套邊墻。住牧射獵。通事與語云。明年欲來進貢。切惟此虜部落分散。固不足深慮。但我武備不振。芻糧不足。亦所當憂。成化四年。虜酋阿羅出札加斯。蘭占居河套。犯我邊陲。朝廷出師征勦。

是時尚能
逐之出套
何不設法
守之

彼欲緩我之師，亦嘗遣人進貢，繇偏頭關經大同而入，受賞優厚。回套之後，大舉入寇，仍前擄掠。至成化九年冬，方逐出套，復犯大同。宣府又已數年，軍勞于征戰，民困于轉輸，幸而虜賊自相仇殺，邊方稍寧。及太監汪直之啓，總兵官許寧之失律，官軍喪敗，所不忍言。今此虜居於河套，不見剽掠，聲言欲貢，意在緩我之兵。卽春初進貢，必以往年從榆林偏頭關而來爲詞。彼旣入貢，餘衆在套，從容就草牧馬，比及彼回，草茂馬肥，必藉言河水已開，不肯出套。從大同赴京，若又以繇榆林爲詞，必大張兵勢，或設奇謀，務逐彼出套，不可容之。久住貽患，邊方下兵部覆從之。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特子總以鄉貢士待選。

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奉
旨諭將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開款條陳文升會集大臣計議
方畧凡十三款一自古凡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嚆聚之強賊
其勢已衆爲害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裴度之擒
吳元濟文彥博之平王則我朝遼東三衛爲寇王翱往鎮守而遼
東靖虜寇駐河套犯陝西王越爲總制而虜寇遁是總督總制之
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大同西則剽
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
以待賊入期于痛勦以絕邊患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
彼未遭大挫以致勢愈猖獗乞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

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重其威權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卽回大同隨在調度勦殺候虜遠遁具奏回京一切軍務總制爲主提督爲客務在協和行事一中國所以懾服外夷者選將爲首務如甘州之彭清延綏之張安願稱委任他若宜府之莊鑑大同之張俊遼東之蔣驥朔州之阮興寧夏之郭勒中間或有頗知謀畧而驍勇不足有饒勇有餘而謀畧少閑謀勇兼全之將近來少兒然謀畧可學而能驍勇可勉而進但將官自受命後便以主將自尊邊方稍寧惟知營私貪利或耽宴樂恣邪慾所以謀畧不進而驍勇日耗矣合行各邊延訪不分軍民職官但有曉諳韜畧會

經戰陣者，敦請至家，兵書所載戰陳攻取，朝夕與之講求，仍要發
嗜欲，養壯氣，勤操演，誓死立功，亦可少稱其闔寄矣。一鼓軍士之
勇氣，必資于賞。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損折，軍士多人，多畏怯，少有
戰心，仰蒙 聖恩，賞賜銀兩，銳氣復增，然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
措置。今內藏之銀已空，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羅買糧草，或
犒賞軍士，此時未知從何而來。今後府藏官銀更乏，樽節愛惜不
宜，一毫妄費，一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
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做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
府之民供給，必須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方克有賴。近來
各部料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廳等項，歲無空月，赴京交納，

使用銀兩過於所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况輸納邊糧。起解過重。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合行戶禮工各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物料等項。不係緊急。俱暫停止。凡有所派。暫派無事。司府存省民力。以備供邊。一京師天下根本。武備不可不盛。雖有團營官軍十二萬。逃亡數多。不及原額。卽今除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征馬隊官軍共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年下班。甚不得用。此外再無可用之兵。今騰驤左右等四衛。除勇士外。見在官軍三萬有餘。多係中人之產。較京軍之貧苦相懸。各軍餘丁。自不當差。見今雖有四衛管操練軍士數亦不多。養馬之家。頗有空閑。乞勅御馬監提

督四管太監調取四衛食糧官軍文冊。詔冊查選若干名。通前見
據之數。共奏一萬員名。分爲兩班。本營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
聽調殺賊。一命將出師。同事官員多執已見。以致敗事。合行監督
總兵并提督等官。一應軍務必公同裨將從容計議。其言可用。則
虛心用之。其言難行。則從容止之。不可專執已見。忌彼所長。再如
往時。則國典具存。難以輕貸。一法令者。風行天下之重典。法令行
則人知守法而效先矣。近來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惟知管幹
已私。罔肯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警
畏。往往悞事。伏望皇上自今。凡有失機悞事者。果涉畏怯。逗遛
嬰城自衛。縱賊不殺。必明正典刑。以儆將來。戒飭各邊鎮巡等官。

各體朝廷付托之重。撫恤軍士。修飭邊防。以禦虜寇。凡百用度。多從節儉。副叅等官。生事害軍者。訪問叅奏。以憑罷黜。一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將得誅之。以肅人心。不然。誰肯舍死赴敵。近年命將制勅。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爲將者多避嫌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乞於總制總兵官制勅內。明開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者。就陣斬之。以殉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申。使知軍法之嚴。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千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止爲自守之計。不

馬場肅於
戰車又是
一見

可臨陣敗賊。况邊方之地，非山澗則砂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携之一，則以拒賊馬之衝突，一則以遮胡矢之亂發。合行工部熔數造完，以備出征應用。一先該大同鎮巡等官抽選到土著軍士舍餘共六千名，未曾關給馬匹、盔甲什物。臣思前項舍餘人等生長邊方，熟知地理，且善騎射，又耐風寒，絕勝京軍。况今正在增軍之際，若候奏到方纔給與，不無緩不及事。合行兵部於順天府所屬寄養馬內給與五千匹，工部於見在收貯軍器一併給與，其設賞銀兩就於本鎮官銀給之，亦可少減京軍之出矣。一各邊大小將官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

張賊勢以欺上官，上官輒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此等將官，終悞邊事。況今虜賊譎詐，吾於用兵，宜府延緩邊防，猶固大同地勢，平漫斥埃，希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過河侵犯，以臣等度之，若數路精兵，俱集中路，日每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奇兵三千爲一隊，可分六陣。老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旣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互相應援，彼不能相顧，必敗。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必西，必須平時每路練習，有膽氣，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走之馬，月支料壹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

墮其奸計。一克敵制勝在乎選鋒。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
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而官軍殺死賊人。
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襲而大敗者。此最大弊。合行各邊大小官。各將所領官軍仔細試
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百弓箭手若干名。長
刀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
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頭目爲管隊。記籍在官。其馬匹
亦選上等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
斬首級。收兵之後。共同割取。就於前鋒軍內。審係某人所殺。劄例
報功。若有爭割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原選前鋒官軍。朦朧

報功。紹例論罪。一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兵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熟閑。武藝超絕。坐作進退有度。攻戰擊刺不失。目識旌旗。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今各邊將官。不知訓練。凡報有賊散亂而追。更不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合行各邊。紹依兵部奏行事例。着實操練。使知節制。如再因循。國典不宥。仍行在京團營。內外提督大臣。各將原選聽征。并見在官軍一體操練。以備征調。一薊州宣府大同三鎮。極臨虜境。軍馬寡少。無計可增。役占數多。不能禁革。切緣三鎮既有鎮守太監。各路又有分守內臣。如薊州一鎮。分守守備內臣九員。宣府監鎗分守守備內臣八員。大同監鎗分守守

備內臣六員三處地方城堡關寨相距多則一二百里少則百里
總計東西不及二千餘里今共設內臣二十三員且以每員占用
軍人少則二三百名多則四五百名通計占役已有數千大半納
錢服役絕不操練防邊鎮巡不能禁革同事官員掣肘難行如遼
東延綏寧夏甘涼止有分守監鎗內臣與分守副總兵叅將同居
行事別無各項名目以此輩委無實益徒擾於邊累該會議裁革
伏乞矧依遼東等處事例將薊州一鎮簡命二員改為分守名色
其餘三鎮內臣俱暫取回庶免占役一足邊儲查得提督軍務右
都御史史琳造報戶部文冊宣大二鎮糧料草束頗為有積若以
本城堡主兵論之多者可供三四年之用少亦二三年之需况太

同并各城堡。卽今亦多發銀糴買糧草。未已。臣等第恐一時調集客兵。久住支費不繼。失悞事機。必須再爲措置。查紹兩淮兩浙長蘆各運司。見在存積常股引鹽。開中一百五十萬引。戶部差官會同各該巡撫及管糧官。斟酌地方時價。定立斗斛斤束。分撥要緊城堡倉場。召商上納。俱要本色。不許折銀。大同撥買鹽引之時。務要先儘西路井坪平虜威遠左右二衛有餘方撥。天城陽和等處。臣等又看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修邊而設。發賣有地。私販有禁。是以商人一聞各邊開中。樂于趨赴。近年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

肯報中邊儲缺乏實此之繇。伏乞今後凡有奏討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仍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關等官。但遇裝載私鹽越界發賣。不問公差勢要。徑自盤究發遣。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叅奏。置之於法。庶客商樂從矣。一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時難以炤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十當用一總領。指揮庶易調度。合無行移監督總兵等官。將所統官軍一萬員名。每千推委驍勇曾經戰陣都指揮。或指揮一員。總領四指揮。俱聽管束。督令殺賊。庶大小相統。不致悞事。文升於貴倖既多所侵。

而嚴嚴六軍諸較斥其貪黷選煥三千餘人以是怨者衆或夜持
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
錦衣官較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人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
休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
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餼因問計文升
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
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文升
言萬里踰度固難且不足厯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
請面折諸廷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旣而果還侵地廣西
土守岑致與任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爲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

令膳書戒飾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
西山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爲民祈請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文升上疏言自古帝王未嘗
不以教太子爲先務臣聞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今良知
良能未有所誘早教諭養正惟其時伏望選擇醇謹老成頗知書
史宮人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言語教之貞正而非禮邪狎
之語不使之聞于耳行步教之端莊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之接
于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
以養其禮智之心如內庭之曲宴鐘鼓之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
驚山端午之龍舟不使之見以至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言目

觀其像以惑其心志。一二年以後，又嚴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
單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與夫上天之
當畏、祖宗之當尊、百姓之當愛、財物之當惜，至八歲教之誦詩讀
書，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及設立官僚之時，慎選名實相
符、才德老成、學問該博之士，以充其任。浮躁淺露、心術不端者，不
使之與。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諳世事委曲，辯人物
賢否如此，則內外輔導，咸得其人。而皇太子之德，將有日進而
人不及者矣。臣以菲才，蒙加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敢以
此獻。上嘉納之。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
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而文升復上章請擇正人輔

導以端聖功，乃用諭德王鏊等十餘人，內旨傳陞画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賴上初黜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祿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上皆爲停弗行。建州夷黨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辯不服。文升徐以數言發其奸，伏加始惶懼請罪。竟宥之。南海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方畧，克其寨數十，斬賊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涼，文升請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因御史馬允中題襄河一帶驛遞煩雜，豪強多勒過關。

米糧等弊，議定站船二斗，各于輪該走通水夫出辦，不許一縣科擾。其宿弊稍除。又因馬政廢弛，題准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丁五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三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百畝養騾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騾馬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匹。各紹例兩年募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

其順天府所屬薊州等七十二州縣其各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至今行之文升又因將材難得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并各處應製舍人以作養之又具疏極論在京軍士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將不得人操練無方乞今後凡有興作不許奏討團營軍士著爲定例其坐營等官務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歛每管鍊選精銳馬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行挑選有悞應援仍差給事中御史等官同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取勘四止明白就爲丈量不分內外勢要侵占俱令退出及後馬軍有將該支糧草預賣於人及將官馬僱人坐騎事發問罪與僱馬之人罰馬一匹并勒工部嚴令造作器械俱

如式及通行內外衙門各舉將材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
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不許頻換伏望處
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
其良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文升又奏臣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于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
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
南軍尤托之心腹其防奸之意嚴且密矣我太祖高皇帝制兵
之法極其周悉故置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卽
古之南軍也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卽古之北軍也永樂復
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虜中走回男子

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正值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盛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盛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于蚤朝侍衛退朝後卽散回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乞勅御馬監掌印內臣同提督勇士并騰驤四衛營太監將見在勇士并四衛操軍逐一檢選年力精壯者各若干名編次成伍并選老成頭目管領操練常令在御馬監分番上值仍勅皇城各門守門內官各鈐束軍官搜檢出入疏入上曰禁兵最重令該監掌印提督官會同嚴加檢選紹依舊規操練上值毋得視常怠忽又應詔言事九一

清屯田以足兵食，一存京庫以強根本，一停工役以恤操軍，一安流民以弭後患，一定世襲以別功勤，一治姦頑以清選法，一明事例以恤幼弱，一革宿弊以惠貧窮，一停追馬以安小民。上悉允行。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為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囚人畜，併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言：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能相下。北山又有小剌禿七力，免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請番典復哈密，不然禍變未已。且捏甘肅動閩隴，因訪得安定。

族孫陝巴爲王母甥，令襲封忠順王。又令頭目奄克孛刺阿木郎輔之。主哈密、安定王者，腕腕種落也。未幾，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藏賜物，曰：「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殺阿木郎。」擄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邊臣檄聞，內閣丘濬以哈密事重，欲文升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濬曰：「有讖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衆謂文升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游都督僉事侯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戍廣西，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文升言此虜旣遣使

入貢復擄陝巴金印。迫勅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
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
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萬里
泛海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
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
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
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
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候，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

十里襲人
未為得乘

何威令之
不行

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又曰非用陳湯故事此
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
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木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
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
罕東番兵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
翥曰因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
繇南山馳至罕東仍調罕東番兵乘夜倍道襲牙木蘭是冬進及
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
乏水草行不能疾牙木蘭謂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
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攜歸住四廳

上師還乏糧，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木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闇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陞秩有差。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殺，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邀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于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文升又奏，薊州永平、密雲、喜峯口外，洪武間建大寧都司，設營州等十餘衛。又封建寧王以鎮之。永樂初，徙司衛于保定，諸內地徙寧王於江西，虛其地以處今朵顏等三衛，爲我藩籬。朝貢不絕，歲久不馴，漸生寇擾。

可爲先見

宣德四年 宣宗皇帝親率六師征勦正統九年復命出征自是虜不敢犯弘治初守邊官軍貪功啓釁遂致頻年侵寇大約密雲境二十四次馬蘭谷境七次燕河管境十七次密雲關外官軍邏卒多爲虜殺賊皆步入如蹈無人之境久而習玩導虜爲患况密邇京師事有大可憂者今守邊馬步軍三萬五千餘兵旣增多不能獲一虜以爲功請督責鎮巡等各陳守邊衛民方畧又今宣府大同等邊各分爲三路鎮巡官居中左右叅將各一路而薊州獨不然請令熟計其便以聞奏從之時李杲等誘殺貢夷三百餘人虜衆大闕文升等奏遼東總兵李杲始繇叅將宣府有罪不誅調守茲任體肥不能騎射隊享富貴頗肆驕浮都御史張玉才非撫

御不能禁革奸弊，群下不畏，同事輕侮。太監任良剛愎自用，賄利是求，以致邊備廢弛，胡虜憑陵，失機偵事，匿敗不聞，乃任縱下人恣爲誘殺，情罪昭灼。先以廷臣會議，請各徵還，次以諫官論劾，請各更代。有旨報寢，命下之日，士論沸騰。某等自知罪惡，不惟無心職事，抑恐衆心不附，而外夷終懷疑或乞俯從廷臣之議，少重言官之請。微某等待候，勘報至日，果有誘殺之情，則置之重法，不則別爲議處，命任良等始不取回，促顧作解，按復奏虜寇大同邊患方急，文升奏大同宣府二鎮爲京師藩籬，防禦不可不慎。弘治十年北虜進貢，因賞浸薄，去歲秋冬潛入河套間，至寧夏延綏大同等處搶掠，殆無虛日。官軍疲於奔馳，今又寇東路陽和，深入蔚州。

遣至廣昌大同屬縣舉遭蹂躪侵犯宣府我之藩籬十損四五已
請命平江伯陳統戶部侍郎許進等統領京軍勦殺欲其指日克
平以紓九重北顧之憂今經一月虜勢益甚內外驚懼恐此虜不
退加以每糧不繼延至秋深或繇鴟門三關搗太原或繇紫荆等
關掠保定或繇白羊等口而入近京師事之可憂莫大於此近本
部奏准潮河一帶命都督李澄居庸關一帶命都督張晟各統領
京營官軍三千紫荆等關命襄城伯李邨統領秋班馬隊官軍二
千前去防守又奏命本部左侍郎王宗彞前去黃花鎮天壽山居
庸關白羊口等處一帶土都左侍郎史琳前去紫荆等關會同各
該鎮巡等官經畧邊務蓋防虜突入以絕將來之患切見宣府大

同延接三鎮遊奇官兵，見在大同者，凡萬八千。本鎮常操，堪以出
戰。官軍亦有數千之上。京營官軍，并奏帶頭目人等，又有萬餘，共
三萬有奇。若使調集一處，運謀設策，虜賊雖衆，亦可取勝。況大同
素爲用武之地，其中豈無曉達邊務之人，惟在委用何如。今各鎮
守臣，擁兵觀望，宜乎逆虜久不退。宜勅進等會同宜大二鎮守
臣，博訪諸曉邊事者，令各陳所見，懸以重賞，鼓舞士氣，或密遣勇
敢之士，搃彼巢穴。又先年蔚州增設叅將一員，以絕東路南入之
勢，復以邊方無警，革去。又將蔚州衛并東西馬房官軍，各調宣府
防守，以致虜賊得至蔚州。其蔚州二州迄南，俱有高山峻嶺，若二
處防守得人，虜豈能入。宜昭舊例，於蔚州增設分守叅將一員，其

渾源州乃大同腹裏地方。咽喉亦多。可命大同守臣。選謀勇幹濟軍職。以守其地。疏入。上曰。陳銳等師久無功。已有旨更替。其都督李滢等。令速往治事。餘皆准擬行。皇太后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文升與工部急議修建。文升上言。團管軍。斃於役甚矣。不可復相若。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有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此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迨落成。公私不困。皇太后徙居之。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優等。正月朔日。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震尤甚。自朔至望。震尚未息。縣東安昌八里。福地二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

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師擁衆入寇榆林，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火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管之異，古今所未多見也。陝西四隣蕃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卽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師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祇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

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惜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蚤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旨准行。時方命保國公朱暉總諸路兵赴榆林。胡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駭驚遁。既而北虜火蹄大入大同。殺掠吏民。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報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証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南

京鳳陽有風雨之變，文升因言當減膳撤樂，省躬修德，節財用以固邦本。御經筵以講治道，絕宴遊之樂，罷不急之務。凡臣工所上疏有益治道者，採擇施行，各處織造有不合祖宗制度者，暫且停止。乞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痛加修省，軍馬時加操練，門禁嚴爲防守。一切防奸禦侮之事，悉心經畫，并增設江西按察司副使一員，嘗駐九江，整飭兵備。上界湖廣，下至建陽一帶，衝所俱聽提調。凡地方防守便宜，悉從計處，以爲南京保障。又條修省十餘事，曰：法乾健，以勤聖政；謹天位，以光繼述；重郊牲，以副聖敬；取名儒，以正雅樂；章因循，以正祀典；時會議，以節財費；開言路，以防壅蔽；減科派，以固邦本；修內治，以攘外夷；免提解，以息業民。上曰：卿

條奏事宜足見忠愛所司其各看詳以聞。上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入謝。上上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歛飭倪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陳本部職掌十事。一息奔競乞命科道指實劾奏內外官之奔競者一崇儉朴乞通行中外官員服舍鞍馬飲食器用俱遵守舊制以爲民範違者罪之一責成府正乞通行天下知府俾各修政安民如奸吏舞文而不治官屬怠政而不懲小民被災而不恤官平乏糧而不積城池淤塌而不修盜賊充斥而不捕者罪之一舉用賢能乞通行各撫按官但有屈在下僚才堪舉用者具實奏聞以憑酌用一論年勞請自今推用官員一以歷俸多少爲序若有才德出衆者乃不拘

此例一嚴考覈請令兩京堂上官歲開屬官政蹟於本部以憑考覈一給散官謂在外官員有不錄撫按請給散官而擅系銜者罪之一查功蹟謂舉人署學官職事者必有功蹟方許矧例實授一專職掌謂官員給授勳階係驗封稽勳二司分掌近俱隸驗封欲請改正一預選官雲貴兩廣四川遠在萬里外其郡縣正官有缺請扣查將滿先選人代之上從其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三千餘人皆當至考京僚而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

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曰其繇謂兩人不謹實跡皆有
文卷。上命查考文卷以聞文升等乃據莽蓋爲人所奏實跡上
之則舜惡尤甚。上命舜落職爲民蓋冠帶閑住人亦無間言雲
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叅政科者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
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
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卒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
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待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
又設伏邀擊殺獲且盡科僅以身免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
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
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警者名爲我也且蠻夷自相攻殺而

我且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
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
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
詔嘉納。始文升之爲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
而劉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
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囑上。獨不能
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充
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力。亦微倦。天子方獨
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

上崩梓官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爲首而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上卽大位吉凶之費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八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有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助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人主卽位首惟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寧晉河間靜海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爲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

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于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慙，恚誣文
升，枕青更下府部內閣大臣會議，大臣科道皆力爲之辨，竟如文
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
郎焦芳鄉人也，而覬之，先是文升與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
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軍務，大夏見孝宗
因言宇之過，幾于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
儼與大夏姻，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引進劉宇，會兩廣缺總
督，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於外，請吏部辭，不能得，繡憾之，與李
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疏劾文升。

衰老不任，文升遂力求致仕，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爲文升劾大夏、珪，二人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之謀不行，文升之歸，人主尚優禮之，賜勅予寶鏤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爲留侯。疏傳不能過也。歸之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鄒構于中，貴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鋌亂河南，行剽至禹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往，攻破泌陽，焦芳已逃匿，毀其家，發焦芳篋，取其衣。

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
是非云

太嘗氏曰前輩有云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又云恕強差近名文
升練差用術雖未必盡然而其才品可概睹矣三原骨氣剛故疾
風雖發而勁草不挫禹州力才宏贍故糾紛在前而利器迥別若
各有偏勝然者其於兵事則三原何得望禹州語用人則三原所
獎拔至今稱爲名流禹州之黜劣杜倖猶可庶幾其獎拔於下僚
者何人至抑熊繡而進劉宇不亦左乎三原不爲矣余以爲三原
位冢宰而禹州爲司馬庶乃兩得之然禹州爲司馬一意息民不
輕用兵以取功名誠有大臣之道而侃侃正論不怯於注直之橫

皦皦直節。不污於李廣之敗。豈得盡謂之術哉。亦其識以練正。故
品亦從之云。

劉忠宣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寶者，從南徙，著籍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識者已知其有經世志。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於疆場堅弱虛實力爲考究。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遷爲職方司郎中。其所奏覆，極中肯綮。時時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釁，大夏欲抑訕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國公下安

南調兵食。饋大夏。匿弗子。尚書余子俊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爨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又永樂間。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與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疏放。仍於本州縣。名選補。至是子俊議差官點選。時選處多饑饉。以大夏言。停止朝鮮貢道。繇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又苦建州遮道。奏請繇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繇鴨綠江。誰不知便。願令自鴉鶻關。繇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關。迂迴四三大城。始有微意。在乃弗許。大夏居職方久。賢聲甚著。虜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戢守。無虛日。皆倚辦焉。

辭林
部辭
而外其志
在經濟如
此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龔，一往見大夏，冀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其在福建，職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旣勢干盜，卒難就理。大夏口在得人耳。』謀於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船各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而督察之，不半年海

道肅然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
賊屬數中有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
賊擄去長欲收爲妾蠻婦妬忌育以爲女大夏惻然閉之一室令
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其欲得之給與衣裳鉛粉又半
月出視光彩動人大夏問其所願答曰願回本鄉大夏曰回鄉須
差軍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汗辱乎乃擇里老兒某者嫁之且以數
牛賜其家耕住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泣
然曰后與張陸二臣同死國今大臣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獲
謀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再爲浙江左布政使大夏三任
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爲目前計一切以身

何如非吉
兆

富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憲章者以道學者
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中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
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
不爲動。大夏乃循河上下千餘里。且察利害。集河南山東二省守
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於上流。
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
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奪運河水盡東流。
繇東河舊鹽河以入於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
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或謂陸軌雖勞無虞。乃復命太監李

見事審確
有定力

與等協治之。大夏竟以前議，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管之壅，可十里。聯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事竣。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其璽書褒賞。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大夏以戶部左侍郎出經畫。戶部尚書周經曰：諸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石上聽。雖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米法糧。

百千石草千萬東方聽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
續運半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卽欲收糴
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矣
還奏宣府地險積寇已於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而順聖
川地肥饒屯田團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撫巡按等官清查歸
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
清出歸官者或原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科納糧三升草一
斤與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米倉及附近
草場上納倘宣府不足於農隙時運去備預其他地方及西城高
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被糴買不得那借至古懷來城極爲要害

亦須增置倉廩，糴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戶部覆奏從之。亡何移疾乞致仕。大夏素倦功名，既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楹。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會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爲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再來，去皆不許。亡何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懽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後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卽臣在廣而

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上嘗嘗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小有尅獲，乃以提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達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丘福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

言之度。今上策惟有守耳。珊亦從旁贊其語。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人誤。蓋前是上以問大學士劉健，亦力言其不可。上猶未信也。修清寧官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大夏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責大夏。閣臣李東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大夏因上言：臣比乞休，未蒙俞允。然臣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於出錢；在營者，困於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

食者不知。罄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二
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陞賞恒施於勢要。禁衛最嚴。而
禮甚公。行於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僭論。凡此皆聖諭所謂臣
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爲朝廷分憂。力不能爲軍民除害。以致人
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裨茲弊。上曰。卿引
咎求退。已有旨。不允。宜悉心職務。毋再固辭。所言真政弊端。仍明
白開具以聞。於是大夏復條列言之。謂在衛官軍苦於出錢。其事
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
包工。僱役。或討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
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俱費和錢。其他使用尚不

止此。又管轄內外官員，率於軍件額數之外，摘發在管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爲當然。又江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掎卮，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於絕。江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卽撥做工，僱車運糧，而雜撥納辦，有難以言盡者。又糧運初微之里，胥納於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於民間收養，或該合買補，公私使用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十金，而私撥借人畧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少要者，則冒功以

大杜使權
之所

獲陞賞而邊軍不牧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家而守衛不敢
加詰凡此皆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上曰卿所言兵政弊端明
白切要正宜嚴加禁止可仍會所司議處以聞上嘗召諭曰事
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
啓朕大夏對以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汝育可戒上曰卿
與朕論事豈致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
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書之可否外付府部
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
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

理卽致太平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閔珪解也。大夏惶恐頓首謝。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得輕棄？竟從珪議。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時刑部主事李夢陽以論戚畹詔獄禍且不測，忽有旨釋放。大夏對曰：近有旨什李夢陽中外權呼平德如大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詔下獄，比奏上，朕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掖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北邊缺總兵。上

此公在事
安有嘉靖
庚戌之冠

語內臣諭大夏用李本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
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罷朝召大夏。上手書一帖付
大夏。帖書李名。大夏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爲大帥。明
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無幾。勃章至。上謂大夏曰。悔
不用卿所薦。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方急。又燒殺墩軍。大同守臣
以聞。大夏具奏。北虜大衆。卽今在宣府地方住牧。亦有東行者。若
寇宜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有延綏游兵在此。必與朵顏相通。留
虜衆於宣大邊外。以制我之兵。分遣精銳。或從喜峯口。或從熱河
營。不數十里。卽係腹裏。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乞揀精銳官軍。於永
平密雲等處。相機截殺。仍揀集順天真保等八府民兵。備護京師。

聖主

輔人

俱切中機宜。一日，上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衛者臣但言民勞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具之，能無窮也。上嘆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上帥魯麟為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為也。然未有罪，令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為勅，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閑，麟卒怏怏病死。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竊欲宿

兵於其地。大夏言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兵衛仰思。祖宗
初亦是此意，未幾有御史建議及，因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
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
管者，志失兵爲役，造飛語揭之宮門。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
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管之。
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卽在廣而廣之，會
減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
第祖宗來故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
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遷坐營中，貴人上
而命大夏借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

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往。而中
貴人苗璋恃風貴。恥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有不
至。卽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
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
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
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光祿寺成弘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
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嘗匱已不足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
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
饑盜起。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而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

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之惻然，下令裁減歲省金錢十餘萬。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減。官民乃蘇。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府，苑廝打墜水，貽國人之笑。及任戶部侍郎，叅贊北征，惟以叅奏總兵官爲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其甚不合朕意。內閣亦豈可盡托。後知之，乃都御史許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

信大夏與戴珊賞賽金幣節禮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鎮守延綏都督僉事張安巡撫都御史陳壽上疏謝恩謂北虜勢
甚猖獗皇上勅內外文武大臣統率天兵又勅大臣總督軍餉
招募土兵以致地方無虞戎馬遠逝疏卽下兵科叅之大夏覆奏
謂延綏自去年賊入河套命將出師以來物議沸騰章疏旁午有
言其老師費財殃民玩寇者有言其擁兵自衛坐失機會者又有
言其紀功冒濫陞賞欠當者而張安陳壽俱當鎮巡重事不能保
障地方正宜內懷慙懼外奮忠謀亟修殘破之邊防優恤已疲之
士卒以圖新功用贖前罪乃敢繆爲虛詞上誣天聽揆諸正法本
難輕原但各官見守邊方難便拿問宜薄示斥罰行之各邊以爲

佞臣之戒命特原之大夏又言近本部奉旨具奏殍災事宜凡傳
陞乞陞官請暫停月俸幼匠厨役請加沙汰各項管事內官請再
不增添四衛勇士軍人請不許日濫是皆弊政之大者然事屬外
庭者俱蒙准行而稍涉禁近者仍令查奏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乞
俯賜覽納斷然行之命傳陞乞陞文武官疏名以聞幼匠厨役月
米減三斗各門并倉庫等處內官司禮監倉奏定奪勇士并四衛
軍人御馬監具名數以聞又命取回南京蘇浙等處織造內臣止
行鎮巡等官督理織造亦從大夏奏也內臣益銜之一日。上召
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一
日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予

章行事多矣。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縱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迹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又一日。某曰：某之口連職者。集議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卿門何必杜也。因手自余一錠。按之曰：小佐而廉。且為毋延謝。恐他人或缺。望一日。某有信人。夏在內。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曰：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為內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為老。而人夏則獨領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為大夏一從吏。上謂珊。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明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

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法然者？久之，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先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大夏條奏十餘事，皆剴切有詔行。先是兵部侍郎熊燾等奉勅清查騰驤四衛軍人，勇士且其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其名籍。合餘發原衛民丁及失迷鄉貫者發京衛，各收充軍役，送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力士必實其家屬，乃聽補役。復役必兵部月一驗送，而後廩之。凡五年必籍其人，而覆其數。衛官軍數必錄兵部考選賢否，以定去留。若為例從之。御馬監太監竈墮悉不給用，乞改正其籍，仍留之。臺省皆劾其沮撓。章下兵部，大夏言無籍之兵，冒充禁兵，此

費國儲不可勝計此百年宿蠹也今一旦廢革先帝龍馭已上
賓而善政治謀實宗社無疆之休前弊方除蒞其事者自當懼罪
不暇而瑾等肆無忌憚輒敢抗阻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浪費錢
糧而已 陛下嗣先帝之大統日守先帝之善政若謂役使
之人則宜德以前元未有今日之多日補未有如今日之濫亦未
聞其用之不足也況今查革之餘尚有萬四千四百二十餘名
使皆不私占人皆供事亦是用矣臣等既奉旨議定若於此欺罔
之情容隱不言則廷臣必能言之科道官必能言之天下之人必
能言之臣等上負國恩何從逃罪其查出冒克之人宜如繡等所
奏特賜施行諸玩法妄奏官員俱各收考以爲後戒 上以連及

者多姑宥之。既而給事中周璽等歷數災變，欲盡革弊政以求感通之實。大夏因言裁革冗員，及取回添設內臣，本部嘗蒙俞允之旨，奈何詔墨未乾，倖門復啓。如金琦已裁革，輒敢倖求管事，齊賢方取回，卽遣韋興補之。皆臣等匡正無術使。陛下之詔旨徒頒，而人心之欺玩如故。伏乞罷琦事任，止存其千戶職，俾革興分守。止令於太和山司香，今後但有違命妄陳者，聽言官及本部執奏。明正其罪，以爲寅緣之戒。不聽會以太監爲鎮守，大夏言韋興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皇上大孝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用人比也。臣請爲陛下言之。夫添設守備內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齊玄，又近日所奉

旨也。方華復用，徒使新令不信於天下。况興於成化年間，引用儉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先帝嗣統之初，斥興不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泰陵之上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於聖孝不爲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興勿用。不從。上少從左右爲邪遊，幾已露。而大夏事與左右忤，時戴珊已卒。大夏遂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結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鏤。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肯修大夏郤。劉宇又微聞造騰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常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濟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議不識，咸謂濟不反，何名變事。

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鶴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瀟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能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劾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捐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若甘肅久之買墓地意終焉瑾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爲敦睦耕稍穰卽以貸子姻族天下猶以大夏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推復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洗泄有疑未明者不以

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大夏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嘗作壽藏。東山陽自爲記。

太嘗氏曰。宋人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偏至者蓋有之。兼而得之。其惟劉忠宣乎。昔人有云。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不知惟其正直而以忠厚出之。故圭角風稜。渾然不露。書所稱直而溫剛。而寒記所稱廉而不刺。是已非真弱也。忠宣之言曰。居官當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戒利亦當遠名。此因其近實之道也。不然以剛出之。其於三原之近名也。異有幾。公之所以結主知而得

行其志者亦以此。若其始辭。踰苑。繼辭京堂。非實心任事。其孰能之。其匿安南之牘。糴邊倉之糧。罷魯麟之職。殊有妙用。止揭帖之命。可謂能遠權勢。且杜小人侵權之禍矣。要其遭遇。孝廟真千載一時。雖惓惓以軍民之困苦。終未能一出之水火。亦繇龍馭之上賓耳。弇州謂主聖而臣微。有不及其然乎。其不然乎。

許襄投進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縣人。十歲隨父教諭許聚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七月，教諭卒。己丑，服闋，授浙江道御史。庚寅，丁母何氏憂。癸巳，服闋，復除山東道御史。乙未，命巡按甘肅，都指揮周敏私騎官馬，奏問如律，黜會暴官王文等數十餘人。上下肅然。岷、邈、番、夷人利其賁物，潛結爲覲，致剽掠居民。爲邊方害。進於西寧候口等處，增設橋寨，遣指揮劉琥等分兵守之。遣僧楊和尚往諭利害，禁結親邊，徵遂安、河州，致仕兵部尚書王公竑名素重，爲族侄王紹誣奏不法事。進辯理，寘紹於法。王公不謝，進亦無問。遺禮人兩多之。丙申十一月，回掌道事。戊戌，再

命巡按山東事于官吏及豪右多親鞠不批行所司貪污望風解
組長清等縣大小清河專通鹽船舊設二十五關關夫十二名爲
一恭政役修進陽官諸遊遊所進劾奏落職減十八關關夫止二
名革濟寧等處濫設役夫三十餘名己亥值歲荒節財役均輸糴
民不知災平反諱獄劉敬劉鑑許勝董山等數十人人服其明濟
南察院後一亭相傳有崇進嘗息其中左右以崇告進叱曰焉有
避崇御史是年冬回京兼看三法司疏雲南太監錢能誅求煩擾
交人不靖進奏罷能鎮守太監汪直妄殺建夷兵部尚書陳鉞附
之遺孀邊方御史強珍劾直直反誣奏珍以檻車徵至京下獄
進具疏言強之寃劾直及鉞之罪留中不出士夫多爲進危者數

日得旨。珍請戍遼東。進劾俸三月。總兵李震鎮守湖廣。日一道士
予以黃白術。不遂。怨誣李不執事於直。謂李回南京。船泊洞庭湖
數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諷錦衣鍛鍊成獄。憲
廟疑有寃。命都察院勘問。直不敢二詞。進審知無他。卽自具寃狀
以聞。上是其議。因禁官較後毋妄緝。卽日誅道士於市。李氏復
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於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爲直所
奏。被林幾殆。壬寅四月。滿三考。人月擢山東副使。李氏慕懷金致
謝。進固却之。癸卯監臨鄉試。同事者欲爲貴介地。進厲聲曰。天下
事。俱廢盡公道。幸此事存耳。若爾無事不壞也。同事者猶言之不
已。進直議不回。乃止。益都縣督工人唐惠捷情夫病死。有司素惡

聽諭死進辯出之。東昌一武職子舉妻於人，得銀四兩，與所善少年飲肆中抵暮而別。武職子隨被殺，并失其首，訟於官。少年不勝拷掠，自誣服進賄狀，知其寃念必肆中人利，其有殺之。又意市人貪得銀必易貨，忽盡拘一縣賈客，莫得其故。至則驗閱私曆，見市人以是時次三日易布數疋，一鞠卽斃服，獲死者首於空系中。泰安富家王南，捷人折股而盡，棄屍於壑，賄囑里隣共爲隱蔽。死者之兄訴於官，屢經憲司獄未成，進乃鬪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之詳，又取一人，令其言行殺者之姓名，而以前所問者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事也。始吐實，富家驚愕，稽首服罪。丁未春分巡遼東，六月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衛獄。

八月值憲廟宸天赦出之。弘治初簡拔才望命爲江西按察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兼贊理軍務。先是北虜小王子擁衆深入欲爲寇。旣又以人一千五百馬五百貢入貢。進於初至請發內帑銀二萬以供館穀之費。邊人不撥進防範。嚴待遇厚。而所以臨視之者甚整肅。人以爲得體。條陳邊備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修戰具。三曰修墩牆。四曰築屯堡。反覆千餘言。皆極切邊方戰守利害。又開中引鹽。痛革包攬等弊。比三年邊儲充實。奏勅晉軍都指揮於容。葉春。叅將張爾守。備杜滂等。武邑王克縱不檢。具實跡以聞。詔謫爲庶人。從太原再陳邊事八條。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復軍糧。便接遞。去無益。革冗官。上多可其奏。已而

馬二萬往授。又用廷臣議，復以進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乙卯，虜酋也七克里求于近邊貨易，以爲險敵。進奏言：宜招赤斤罕東番夷事例一體，覈上陳邊事。其畧謂：守兵之要，固在聲勢聯絡，應援之兵，又在先期以待。且用兵之道，非務多而無實在精強，而有制將謀專，則軍政歸一，而師律自貞。兵素練，則齊勇如一。而遇戰則克。今調到延綏等處副總兵朱瑾等人馬一萬二千名，兵老財費俱宜放回京營。人馬不必啓行，止可以固原等處共選精兵五千名，統以都指揮聽甘涼鎮巡等官調度。則緩急易於應援，自致克捷。詔可。再奏復洮岷漢土軍官於甘涼鎮番二處備禦，更調副總兵彭清各守所宜地方。督勵指揮楊勳、張濟等累取

上不可改爲兗州知府。辛亥九月抵任。值荒旱。張秋河決。事取寬平。尤以鎮靜爲務。衍聖公弘泰素厚進。乘間曰。公此來政。禮何真。昔年吳進曰。往日法官。今日郡有司耳。矧吾此行。小人多不足者。不謂吾乘威以虐吏。則謂吾忿懟不堪於懷。吾所以優游寬適者。正以絕物議也。弘泰深服之。甲寅。錦衣百戶全鑾。應詔上言。進賦性端謹。操履剛方。聞望足以伏奸貪。才識足以當大任。先年巡撫大同。倉庫有鉅萬之積。軍民減服役之勞。獄訟持平。豪傑斂迹。止緣精察過當。遂遭排斥。左黜。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言之。十一月。命爲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州。地方殘破。言官劾都御史不職。爲民十二月。事益亟。上命都督莊鑑馬升釋京營人。

春北虜小王子復如去歲入貢。進亦仍前御之。庚戌六月，北虜復深入，管長三百里，號六十萬，欲爲寇。遲疑數月，進悉力備禦，畫定戰守事宜，令各城兵馬嚴備風火砲石，相應不絕。馬行係帶於尾，塵翳障天。虜計難入，復稱款。蓋是時，小王子引瓦剌同行，遂欲同入貢。朕前增貢使，朝議不可，進謂虜雖包藏禍心，但既稱納款，效誠意不可阻。詔遂許以一千七百人入貢。諸處分尤精悉允當。北虜凡三貢，其初入未嘗不謀爲寇。卒以貢去，無失事。進力也。及進去，北虜之貢遂絕。虜掠之慘，不可勝言。進嘗劾太監石岩貪暴，爲其所撻。拾中傷者，再差官勘問，無實。若乃於中用力，竟以擅用前官所遺藍絹旗，詔滿外任。吏部尚書王恕擬進陝西按察司副使。

斬獲虜方引去邊陲遂安哈密國在嘉峪關外幾二千里 成祖
文皇帝降金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統蒙古回回三種夷
人俾與赤斤罕東阿端曲先等衛互爲唇齒藩蔽甘肅西域諸國
夷人賴其傳報或有貢譯語以聞成化間哈密分取土魯番入貢
載回茶物太多遂致讐隙九年土魯番侵哈密擄王母金印去二
十年立罕慎爲忠順王土番頭目牙蘭年老習事率衆謀殺哈密
都督罕慎子阿木郎弘治五年復立陔巴六年又爲土魯番擄去
其遺族寄住於苦峪等處累遣重臣經畧前後幾二十年不能定
甲寅其酋速檀阿黑麻僭稱可汗轉掠罕東等處使降且令牙蘭
占據哈密城爲經久計因挾求爲忠順王聲音在朝廷不從則大

此役即馬
密近時
者所為
兩所所成
不同惡富
以馬傳為
正

舉兵取甘肅城衆議計無所出及進巡撫甘肅謂僚左曰往事既不能服其心又不爲自立計苟且爲之宜乎有今日也乃獨以哈密可復狀上聞詔可即勅進經畧進謂自古有以夷攻夷之法乃遣人往罕東赤斤也七克里各宣布朝廷恩威時加犒賞又厚撫苦峪寄住夷人既得其懽心爭爲用命又因北虜小列禿之子與上番讐殺乃通和小列禿部落俾與也七克力屯兵哈密土魯番之間以斷土魯番東接牙蘭之路復遣人數十往土魯番議和以款其心謀既定乃令總兵劉寧統領官軍四千五百至肅州再以右副總兵彭清統精銳官軍二千五百同出嘉峪關隨路調赤斤罕東各衛番兵一千八百以彭清所部及番兵之半深入二千

出表投同
主哈密耶

里直抵哈密克奪故城獲回忠順王罕慎妻女斬首百餘獲牛馬
三千器仗無算牙蘭與所部夜遁時城中居民被牙蘭脅從者尚
八千人總兵貪功暮謁進耳語曰此輩已從牙蘭且面貌不異土
番人若誅之得八千首級真奇功也進正色曰此皆真哈密人但
被牙蘭脅耳吾此來務加安輯尤恐遠夷不懷且得城無人城誰
與守汝不從吾言吾歸決劾汝寧乃止既撫定居人乃全軍而還
克復事聞上賜勅獎勞進既入闕即遣苦峪寄住夷人歸哈密
故城給牛種衣糧犁具俾爲生聚計且令小列禿及也七克力兩
部嘗住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士魯番旣不能逞越二歲遂稱款
以所擄忠順王印來歸西域乃定皆進之謀也丙辰八月以前功

進右副都御史。九月，詔爲陝西巡撫。僉賈英瑛兇淫事發，詞連撫按三司，莫敢誰何。進初至，卽奏棄市。陳地方事宜曰：設驛通以便接應，革僻驛以甦民困，禁援例以除民害，別淑慝以示勸懲，省盤詰以除奸詐。上多採納。先是州縣徵納公事人役，投牌三司，皆苦科罰留難。進至，間以牌呼訊之，革其弊。因廉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藩臬出巡，多應故事。進著令，凡巡歷所部，府期十日，州縣期三日。逐日自籍行過政績，回則憑籍稽其勤惰。守巡道臣始不敢不留心民隱。鎮守太監劉珣貪虐跋扈，進數勸戒，珣不遜。進乃敷其不法諸事，欲手擊之。珣懼，爲術法進。承安福張敷華之後，闕中有張明鏡許重磨之誣。丁巳八月，陞戶部右侍郎，時太原

周經爲尚書亦正人也。與進同心國計。嘗有詔取太倉銀三萬兩爲張燈用。進與經執正不可。乃止。時賜孝穆太后家田。例徵銀五分。進又與經上言。東宮親王。則例畝徵銀三分。獨以五分厚。戚氏是恩有偏施。例爲徒具。以丘聰等田賜戚氏。雖獨厚稅。非聰等心實。同奪之。柏氏本亦妃親。奈何不念。先皇而奪其三十年之業乎。戊午。轉左侍郎。十二月。刑部主事鄭岳無罪下獄。進爲疏雪。得徵遣。彗星見。進與經復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靡費。會推大臣或不協。時議進卽訟言之。人以爲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旣曰會議。而乃默默。豈朝廷立法意也。庚申。奉命往勘河間。貴戚莊田事竣。上言。實係民人承買。納稅養馬土地。宜招舊管。

實錄謂
設此出
其莫展

業事不得行。四月，北虜火篩入寇宜大，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宜大諸軍。總兵多帶諸貴游子弟爲恭隨，進出居庸，卽下令曰：恭隨諸人旣以自備鞍馬，漲効驛遞不得應付，日給行糧三升。到鎮卽編入行伍聽征，敢有冒功并侵擾地方者，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爲媒孽。五月十三日入大同，奏處糧芻簡閱士馬，乃恭總兵官王璽平江伯陳鉞畏縮玩寇。六月二十奉旨以恭劾將官不與監督同議，行取回京，尋以言者論其畏怯罷職致仕。御史曾王等抗疏乞留，不報。辛酉，西夏不寧，府部科道會薦爲陝西總制，不允。又尚書林瀚御史林俊科道郝屬多薦之者，乙丑，武宗嗣位，值北虜寇大同殺二游擊，事勢甚亟，科道復交章奏薦，遂召爲

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人馬復命兼理部事疏辭且薦都御史雍泰代已不允丙寅四月入京又疏辭不允尋陞兵部尚書仍督團營時武廟爲諸璫所蠱惑漸喜游俠進因疏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故以大舜之聖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益進遊佚淫樂之戒臣於經筵仰瞻天表睿智聰明儒臣進諭諄切裨益必多伏望時敏問學痛止游佚以堯舜爲必可師以荒淫爲必當戒庶聖德日新矣上嘉納之進蒞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其奏討車船頭日出嘗例者皆執奏不與時有太監王岳奏稱官較王縉等十數人緝事有功得旨官較陞一級王縉象房管事進執奏請賞罰人主之大柄當功則勸浮功則懈各邊官軍萬死得

一首級止陞一級比之此輩勞逸懸絕此命一行各邊聞之孰不
解體太監陳貴錦衣千戶蕭瑄總旗常寵張鑑等各奏稱有拿賊
功希圖陞職太監劉雲亦爲其侄乞官皆格不行且請治貴瑄罪
以爲奏擾者之戒時魏國公爲言官劾其聽信下人不法諸事定
國公新寧伯各自陳乞品級進曰勲臣乃武職領袖所爲如何
以令人皆請究治或加切責以彰懲戒京衛武職有以賄營求進
者卽呼至部堂大杖數十郎中林廷揚每言曰只此一事已痛快
人心然非公不可也團營及三大營聽征官軍爲內府做工借撥
大多頻致逃亡進疏言團營非爲營造而設且養兵之法必於無
事結其懼心作其銳氣有事方可得其死力因備論內監役占軍

匠納錢諸弊反覆千餘。旨章凡三四。上有詔以陳新等五百餘名收充勇士。進極言濫收之弊。靡費糧食。俱宜革退。南京御用監收養馬騾八九十匹。役軍士千名。費芻粟鉅萬。尚書林瀚奏宜裁減。進請准行。又條陳八事。其重者曰。遵成命。欲將內府役占軍士三萬三千名。革退送操。并治中貴阻撓。成命之罪。曰。革冗員。欲將午門等門并九門多餘內臣。取回別用。毋令負緣添設。曰。蘇民困。欲復舊制。革所舊制。革司苑局科剋軍士。僱替等。曰。重爵賞。欲裁革傳陞。冒濫軍職。前後論諫。雖或不得行。然國家典章尚賴以存者。爲多。海賊鈕東山爲患東南。守臣奏已殄絕。進奉勸謂事涉不明。未幾果復出爲寇。正德初。公卿臺諫共勅群倖之罪。必欲翼之。極

刑進獨曰此輩得漸疏斥足矣何可激也。甘露黨劉之事不可不
監。後丁卯之變果如其言。十一月缺吏部尚書。廷臣會推進。進讓
都御史張敷華不已。竟用進。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心。取人先行
簡氣節而後才藝。於抑奔競。杜請託。尤嚴。御史某滿三考。及郎中
某員外郎某皆結奧援。必覬京秩。進一日悉外補。郎中某賂閣丞
成。乃斥黎平。郎中李遠。因公事忤持衡者。出爲邊方知府。進察其
枉。調入杭州。工部侍郎某同里。開托閣求改吏部。進對衆而語之。
曰。君年尚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閣璉
矯旨欲革天下提學按察司官。進奏執不可。謂提學作養人才之
本。竟得止。行取推官羅鳳。諸文選司門外不跪。文選責其傲。進曰。

爲推官。已能不屈。應文選使爲御史。肯畏強禦乎。卽用爲御史。南京科道忤瑾。盡械至京。進奏南京科道俱隘要衙門。欲行南京部屬暫署。以待各官問畢還職。明喻科道之當還職也。瑾怒。罰進俸。刑部郎中孫燧。汭郎中劉姓者。素皆識進。劉侯問頻而孫疎。擬推大理丞。及孫不及劉。其獎恬返類。此學士劉忠楊廷和以進講經筵。譏諷切直。武廟諭令別用。進擬忠。南京禮部侍郎廷和。南京戶部侍郎未幾。推忠爲南京戶部尚書。廷和爲南京吏部尚書。俱得請。丁卯四月。賜玉帶。加太子少保。是後奸宦劉瑾始大用事。凡請託進悉不聽。其所欲成害士類。假旨遷謫。進必委曲調護。處以善地。戊辰。考察天下諸司官。所黜幾二千名。俱怡公議。荊州知府

貪暴無比。監司考語不敢著其惡。進奏爲民知。府復賄瑾。中批留用。且命抄其考語來看。進乃查奏諸司考語。而自署其後曰。上司畏其挾制。而考語欺天下。民被其殘虐。而怨聲動地。知府後卒廢業。先是銓選考畢。不判名第於卷。或有請託者。因得上下之進。每考畢。卽著之卷面。而以選簿挾次填註。一輔臣內第需次。屬進。進曰。名第已定。雖余亦無所庸力。竟不從。纂修譯字諸人。不知清議。多請託權要。儒士某人。書法精楷。而貧甚。會纂修考選書辦。其人自分必不可得。及旨出。竟得在選。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起以來。惟進一人。時逆瑾竊弄威柄。自宰輔以下。多阿意承奉。初王處其易。進獨處其難也。吏部侍郎員缺。瑾意有所囑。凡六推。皆不

忠信可信
於繁新信
哉以瑾之
惡猶可感
動也人亦
自思本色
不真耳

用或以勸進。進正色曰：扶同啓奏國有明法，雖百推可改節乎？卒行進言。初進提督團營，與瑾同事。進既諳練事務，每操演口授方略，談笑指揮，意氣閒雅。瑾及諸老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一把總郝指揮至將臺下，杖數十，不言其故。如此者凡三人，請其故。進乃出諸權貴請託札示之。瑾心服。瑾後得志，進入吏部，凡有賄瑾屬進者，瑾嘗難之。進在當特，猶能自行其志，使綱紀不至大壞者，以此。其後瑾之欲甘心於進者，乃輔臣焦芳請託不行，積恨進，遂謀起張綏共擠進。會一選人賄瑾，欲得房山縣丞，進復拒之。綏因激瑾怒，進又素重尚書周經、都御史雍泰，皆與瑾忤者。每因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即死不瞑目。屢推周爲禮部尚書，雍爲南京戶部

尚書瑾益恨之。戊辰七月，推南京刑部署員外主事劉吉爲署郎中，瑾誣爲違越選法，勒令致仕，猶不釋。適御史郭東山恭宣府都御史池瀾邊糧，內有雍泰名，瑾卽令查雍泰履歷以進。及馬文升、劉大夏俱嘗推薦雍泰，咸削爲民進。二子讚誥俱調外任。後乃摺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僱役爲典守者所剋，故苛爲稽察，因以中之。幾至不測，事未決，而瑾敗。用言者復其官，仍致仕而已。卒矣。年七十有四。贈太子太保。進諳練政體，嘗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須備知某可灌，某可莠，斯茂矣。質質然，藝之能無亂乎？在兵部，案無停牘，諸司事體累朝詔例不一，吏負緣爲奸，乃擇僚屬有識者，通查類集成編，欲奏請會官定議，如見行條例，永著爲令。未

就而改吏部。至今未有繼其志者。在吏部。每會議六部大事。進既請。練典故。卽出數語。無不允愜。性雖嚴毅。至後進謁。見必留語。良久。果善用之。不帝已出。蓋有古大臣風焉。嘉靖初。謚襄毅。後其子讚爲吏部尚書。入內閣。進少傅。誥爲南京戶部尚書。論爲兵部尚書。爲郡守。

太管氏曰。襄毅優於吏才。堅於執法。席文襄則以剛方正大。清約端慎。稱之。豈其躬無所缺。故行足以服人之心。才有所優。故執足以中事之理。雖以逆瑾之勢。若燎之方揚。而襄毅抗之。猶能稍行其志。司馬家宰。皆有可觀。若夫軍旅之任。似非所長。毋論大同之急。無所展錯。而哈密之襲。夷兵未輯。大慈未擒。我師疲乏。得失相

牛馬端蕭頰恨其無功。然八千人之命。一言活之。與李廣之殺降。相去遠矣。後人之盛衰。天道良不誣也。

韓忠定文

韓文字貫通、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路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會都御史王越總邊事、邀功啓屢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薦故吏部尚書王竑、李秉、語頗涉兩官、越又附汪堅、以故上怒、逮文、文華殿考訊、幾死、陝西總功郎中張瑾疏、總兵等官殺降、奉命往勘、一以情之輕重具奏、人服其公、竟以直言見忌、出爲湖廣叅議、累官山東左叅政、雲南左布政、右副都御史、巡視湖廣、河南、戶部、吏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先是會守備議事多遷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辯以爲可否、文曰、事之可否有理與否、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輒具

商確。闕者無不敬服。時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乃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糶價，所司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採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賴以安。泰陵知之，召為戶部尚書。時時召見文，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若人沮撓，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運司廢弛。上盡行其言。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文又疏曰：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

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
嘗鎮等處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
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
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
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嘗鎮廬鳳
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
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嘗賦甚簡而今之嘗賦
甚繁然不特嘗賦之煩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以凡百輸納皆
不出嘗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
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征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

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繇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乏，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潦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可憂者此也。臣猥以菲才，叨司國計。

值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乞勅重臣公
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
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克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
實隨虛何以得實實而緩恐不悞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
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方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
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方得備倉卒
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
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
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
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

獨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蒼生咸被其澤矣。時宜大聲息甚亟，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婚相繼，并內外及各 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太監苗達等征虜無效，日賞動逾千金。文舉劾追究羽流幻術，計還節盜帑物，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高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謗叢集，人爲危之。文裕如也。康陵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大馬鷹兔舞唱角抵，糜萬幾，特號八虎。文每退朝，對屬吏言輒泣，恨不能正。會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奏討長蘆官鹽，載至南京變價買辦織造。文與司官李夢陽等議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鹽課織造。於是再執奏，竟得半。」

給價事詳劉健傳文追痛 孝皇深以宗社爲憂夢陽因說文云
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此言官章
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昂
眉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
陽具疏文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是不可多多覽弗竟也明
日早朝因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曰諾文
退上疏曰臣等代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
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視
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允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立

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媼媼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塗粉並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齊乾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

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璉等大懼。劾臣持之益堅。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皆惴惴。吏部尚書許進答文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拽履徐行。令吏部侍郎王鏊詣闕候閣。臣探動靜。閣臣劉健語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大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愛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莫敢出語答。榮面文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採。上始踐祚日。棄萬幾。遊晏無度。狎靡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西曰。而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榮曰。設上不

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髮，鐵耶敢壞國事。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前跪伏哭，竟回上意。語詳劉健傳。上立詔瑾入司禮監，劉健謝還。二閣臣隨斥瑾，因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仍遣還卒。伺於途，文乘一驢，每宿野店，還卒無所得而去。又矯詔逮文詔獄，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前後三千石，破文家。瑾誅，復官致仕。今皇帝卽位，群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有曰：起文彥博於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文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弘。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無所于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量諸事爲政，理當否，物勢便戾，因

華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
徒廓大邃永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
詢咨遠猷審求憂念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
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當其時與司馬劉大夏都憲張敷華稱弘
治大君子禮部請謚有曰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
弛於學因謚曰忠定國朝文臣謚忠定者先是惟蹇義一人蹇厚
重博大爲當代名臣文德量概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之
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亦無能勝之

太嘗氏曰忠定經理之才無以大逾於人要之實心任事故亦時
有足觀其語李夢陽不可文不可多兩言則萬世告君之要術也

近世衰薄。剽竊子史以逞文。則連篇累牘。鍛鍊影響以爲罪。則巧
詆深文。理屈而辭窮。則以藜媒詬詈取勝。黨同而伐異。則以烏合
蠅聚爭雄。隱語微詞。使人叵測。而竟欲執爲是非之左券。牙噬爪
櫻。爲人驅除。猶能操爲禍福之前茅。猥瑣么麼。不足比數。而托匡
時以自口。反從變詐。莫可端倪。工依附以匿形。反使鴉鳳齊鳴。奸
岑並發。公車不勝其載。衡石不足以呈。主上厭惡。言路竟塞。安
得忠定其人。以返頹波乎。

楊文襄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巴陵縣籍。後占籍鎮江府丹徒。幼讀書，過目不忘。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訓之受業於黎文僖。淳一清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文舉籍甚。從游門下者皆海內名士。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會丁憂去任。服闋，補陝西提學。進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工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試八府三邊，學多士廣，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蒞士也，愈久愈嚴。方試時，歲

李康
對山
章皆
公所
識拔

潔凜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所誦夏楚所及。畧無姑息。然而中才以上。可貢可舉之士。未嘗一朴其身。又命郡邑制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久之。弦歌盈於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受經傳。使轉相傳受。故遐方之士。咸如親炙矣。明於知人。如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五人。率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咸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久之。召為太常少卿。提督四

夷館十四年，轉南京太嘗寺，鄭會南京以霖雨浹旬，平地皆水，猛風震蕩，江湖衝激，自天地山川等壇，及歷代帝王等廟，太廟社稷，孝陵禁山，所拔損樹木無算。皇城京城闕隘處，所內府坊局并諸司衙舍軍民屋宇，多被損塌，間男婦有壓溺死者。薪江口中下上各處屯種軍民田土，衝沒滄沒，一清極言，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益深。臣等蚤夜思惟，方今之勢，政事多缺，紀綱寢壞，賦繁民困，虜橫兵疲，其所繇來，已非一日。伏願皇上益嚴修德，不事虛文，加意恤民，務求實惠，請准先年故事，特遣大臣祭告天地社稷山川等壇，及孝陵太廟，以安神靈。其各廟殿宜行南京工部酌量緩急次第修理，被災軍民

所司宜量加賑恤，獨免仍乞勅南京文武群臣，矢心修省，極陳得失，共圖修政，則轉禍爲福之機，實在此矣。上從之。本寺所儲神帛有餘，則請停織，應天應祀六廟，則請躬祭，巨細無不留心者，壬戌虜火，師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徧訪諸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才使能，旌別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因言修舉馬政二事，一增種馬，謂永樂間開設陝西苑馬寺，所轄六監二十四苑，後皆革去，今止存兩監六苑，臣嘗遍歷其地，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定爲上中下三等，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萬安爲中苑，清平黑水爲下苑，上苑歲可得馬二萬匹，中苑可得八千匹，下苑可得四千

匹計亦足以給三邊之用。但今種馬有缺，孳息不蕃，請給太僕寺銀四萬二千兩，用買內地種馬，付之六苑，庶可收孳息之利。一增牧軍，謂六苑舊額軍一千二百，有奇，歲月既久，伍籍虛耗，止餘七百餘人，畜養乏人，則蕃息無效。請以本地流移客戶，編之爲恩軍，給曠草場，使之住牧。其有投托影射者，繩之以法。兵部覆奏從之。又處置茶馬鹽馬，實濟邊用。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以便牧養。一清又奏陝西山西遼東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卿佐，今後赴京考滿朝覲，一切禮儀班序恩典，請俱照兩京太僕寺堂上官，或布按二司官例行。凡陝西官賢否，請俱聽臣開報，不必巡撫巡按手預。若山西等處，止聽撫按開報，不必布按二司官于預。其旨領官

屬賢否，則止憑本堂上官填註。朝覲考察之際，亦止憑堂上官應
答，俱不必詢之二司。更乞從陝西苑馬寺等衙門近日所奏，將各
行太僕寺衙門共立考察簿籍，不必附各布政司簿內。又各寺丞
亦乞昭京官事例，凡有違犯，叅奏提問，不許徑自逮繫。下吏部會
禮兵二部議，以爲陝西等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其任固重，然既
稱曰某處某寺，亦難盡比京卿。今後兩寺官請令行御史中門正
道與兩司相往來，則迭爲賓主。至今陛見陛辭朝覲考滿，仍悉照
舊例。其開報賢否及考察簿籍，悉如一清所擬。若寺丞有犯，按察
司不許徑提問。陝西呈督理馬政都御史遼西遼東甘肅呈巡撫
官提問。若任內曾經旌舉者，三年考滿一體給與誥勅，永爲定例。

上曰兩司官員體統俱准議行永爲定制果有政務修舉功績顯著者酌量推舉陞用勿拘常例十七年清出荒蕪牧地十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三頃一十二畝有餘本兵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填註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一清因奏陝西苑馬寺牧馬草場近已清查漸復其舊但恐豪強之家仍復舉種私相買賣請昭衛所屯田管堡草場事例故違情重者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舍軍民發邊衛充軍情輕者枷號一月監院苑官不糾舉者亦罪之仍者爲例并給榜曉諭從之又言陝西諸監苑之設去邊境不遠須藉軍兵捍禦萬安一苑尤爲孤懸近

虜數來抄掠。曾無蚍蜉蟻子之援。乞將廣寧安定開城黑水清平萬安六苑。揀選新舊操丁千人。通給與器仗。行糧。委指揮一員。往來會該苑官提督操練。有警協力。悍禦。庶牧馬可以無虞。兵部覆奏從之。仍令一清嚴督管領官員。用心撫恤操練。毋令失所。又言固原之地。東西均有虜患。而東路無兵。西路肩背受敵。猝難東援。乞選洮河等七衛遊兵一千五百餘人。委都指揮黃正統之。駐清平苑。以防東入之路。令固原守備都指揮苗英等專守西路。以控安惠隆德諸處。則聲勢聯絡。緩急有備。兵部覆議。上從之。武安等苑舊在平涼府隆德等縣。後馬政弛廢。并其地失之。至是一清用牧軍之言。督委所司審核。其地在草子山等處者。凡二千九百

金牌舊制
洪武年間
茶馬互市
也

六十餘頃募流民投充牧軍者一千六十三戶。請如舊置苑專管
理水泉灣等四營堡牧軍牧馬之事。其餘存留屯地并附近地土
一體給軍屯種。徵芻苴以備牧馬之需。兵部覆奏從之。十八年又
與御史李璣請復金牌舊制。後以簡查未出事寢。仍止於輪年招
易。是年又題准招商自備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給
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千匹。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
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其事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
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軍務。
一清卽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備兵者
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金數

千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畧衆遮道言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隆德夜泊城下一清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首長疑我大兵至遂擗衆北走一清發平原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在陝未逾年百務具舉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納銀貳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二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固原

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皆可行之。永火者。一清又言蘭州視甘涼尤爲要害。與虜止隔一河。而河北鹽場堡定火城二處。俱賊所從出沒。請留甘蘭二衛兵千二百人。按伏蘭州以邀待勞。庶可遏虜深入。從之時。先帝用內織染局之奏。頒銀鼠樣皮。自柘黃至出爐銀凡十七色。於陝西命鎮巡等官選匠染造。一清奏天子之服。自朝祭至於燕閒。皆有成式。製皮爲裘。取其輕煖而已。若銀鼠皮變染諸色。類多不正。義無所取。徒矜儉德。况三邊重鎮。須屬饑饉。民不聊生。乞爲停止。用彰清明之治。詔已染未染者悉輸京。一清又言六事。一維持憲體。二接御史及按察司官。勤貪去暴。乃其職任。今後問發及舉劾。奸貪

撫一方
應及四海
大臣用心
如此不以
人我內
異懷

權豪或有鈔枉止許開訴所枉之事行無礙衙門勘問毋得撻拾
問劾官員過失一稽考新軍各處清理軍伍因原籍原衛離遠兩
不相照請令清軍御史按察司官清解軍丁外兼督察該管衛所
新軍照冊比較查考如不到者卽係原籍有司虛文搪塞如已到
爾逃卽比較衛所官旗賣放剝削之罪務令着實入戶一復馬夫
舊例洪武間在外司府州縣官俱有欵給馬匹僉撥民戶十戶輪
流養馬後定擬出銀則例給與各官自行買馬僱人飼秣行之旣
大弊端橫出請仍照洪武間例官民兩便一定支應則例陝西鎮
守內臣歲支應銀三千餘兩鎮守武臣歲二千餘兩較之舊時其
數倍推之天下其弊必同乞勅該部查議定典則例通行遵守一

稽考軍衛錢糧各衛軍士遇闕支糧資經該造冊之人奸弊百端
每年一衛盜支多至糧千餘石布千餘疋竊恐不獨陝西爲然乞
勸該部詳議通委管屯官員兼管稽考一處置軍生歲貢都司衛
學因無食糧之例止以入學年深起貢間有資淺學優未免賢愚
同滯宜從提學官考定扶貢名色如府州縣學名色仍不食糧該
貢之年紹例考選及歲考驗其學問消長以爲去留奏下所司知
之正德改元一清言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
虜賊入邊門戶近因警報嘗議調延綏遊兵十兵至此分布防禦
而無一人至者蓋以事關各鎮不相統攝彼此牴牾故也宜命大
臣爲總制無事則嘗駐慶陽有警則往環縣衛州諸處居中調度

如虜衆出套。亟行經畧。花馬池一帶邊務。庶有備無患。全陝可安。兵部會官集議。遂命一清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寬漫城堡疎稀。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濟甯溝一道。延綏地方。邊牆濠塹。又得巡按余子俊。修濟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

十四年大虜繇花馬池拆牆而入。殘破內郡。擄掠得志。始茂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管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牆一道七十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管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隔攻陷。清水管殘破。花馬池上屋宸慮。勅臣經理。臣雖開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情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費。

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管直抵靈州一帶邊圉城堡墩臺躬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叅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民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

續文上四事曰紂土人曰 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齊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烽墩千八百所。自後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費省億計。戡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一勞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縱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旣脫。舉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北。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以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

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增滋多口。但爲國遠圖。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一自延綏定邊營之石澗池迄於寧夏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壕塹窄淺。墩堡稀疏。以致虜賊攻之甚易。入境長驅。一日夜直抵固原。無復邀阻。茲將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濶。添設墩臺。暖舖小堡。分撥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歸之路。一寧塞管西至定邊川原。平漫與花馬池地方相類。旣無邊牆。可恃兼墩臺空。隔勢難採援。必昭寧夏邊防一體修飭。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

自古黠夷
之變未有
不然此者
可爲三嘆

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然兵力單寡。而與武營相去已遠。有警切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所。卽以選定招募土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勇。給馬騎征。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外。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以所司不恤科差。誠繁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兼以公差騷擾。軍民患之。宜將靈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所。徑屬陝西都司。士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調度。嘗駐靈州。練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官制之。則體統立而人心安矣。一韋州乃虜寇出沒

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千人委官總領屯駐韋州與群牧所千戶官軍操備防禦庶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西北抵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疎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及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溝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河西黑山相對過年屯兵阻遏過河虜騎最爲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不守賊得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興則恐民力弗堪宜於夏守城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炤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詔是之二年一清言臣卽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中

官劉瑾惡一清已又逮詔獄王璽言於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力救得免兵部疏言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餘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處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鑪解京事竟止定邊營至橫城原議三百餘里已築四十餘里而已一清在邊於地之險易官之賢否無不周知度才委任料敵制勝屢中無失尤善駕馭英雄激賞士卒俾樂於效死故戎虜畏服稀侵犯焉正德五年寧夏賊臣挾安化王寘鐺以叛殺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朝

廷命御用監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一清就彼提督軍務，統率京營兵三萬，合會陝西諸鎮兵分道進勦，各賜璽書得專制。時寧夏遊擊將軍仇鉞被何錦賺調入城，已而糾集義兵，斬賊帥周昂，并殺其黨，執真鐻父子眷屬械繫之，擒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就縛。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大兵至，將盡誅寧夏人。一清恐激成大患，上疏乞將京軍取回，安反側之心，免供億之費，遣百戶韋臣齋牌星馳至寧夏，曉諭本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已擒，地方無事。天子遣一二重臣來撫爾軍民。上得捷報，召涇陽伯以其兵還，勅張永仍乘傳至寧夏，偕一清撫靖地方，起解真鐻眷屬，并逮繫諸罪人。張永乃遣罷所部兵歸京營，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

爲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脇從之徒胥懷疑貳觀望以動闔城
惴惴裹糧謀出走者踵相接且亂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
一清乃出榜諭奉宣德意以爲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
被逼脇顧戀身家勢非得已。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
許錄用。况近日誅戮建功者亦皆寧夏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
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役。庄屯農業市廛交易各寧幹止。
勿生疑畏。各部領官員加意撫恤不許聽人仇扳誣指。官軍體統
素定各遵約束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煽惑人心及以下
犯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北至鞏州與侍郎陳震交代尋至靈
州時實鑄父子官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各繫千戶所獄并驛通

空倉數處。張永約往視之。寘絳指諸兒孫。訴無被衣。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置。張永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宗枝。當生致之。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給之。何錦見一清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一清數之曰。朝廷何負汝輩。敢爲叛逆。錦曰。本鎮官兵遭鎮守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乘之爲亂。實欲爲下人息肩。一清曰。旣欲爲好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朝廷誅之。錦曰。彼以劉瑾爲辭。發之無益。徒自速禍。張永微笑。璫焰猶烈。一清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大號曰。我等皆公所用。戩鋒精兵。爲官司剗剗所苦。又悞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永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

妃嬪及諸宮人不許男女混處。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一清廬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有律不宜坐者。混逮其間。乃與張永徽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冊。按籍詢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姪以下子婿許嫁之女。并僱工人役。出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一清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卽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爲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共謀。義兵一動。當卽戢止。比之原謀首惡。事有不同。徐遵程保等聽調從逆。但當亂後入城。不冒殺掠。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誅正犯。而徙其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

初訶事者報賊黨未獲尚多。張永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千并陝西游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寧夏城復驚。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刃居守。一清告永曰。地方永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芻糧。宜卽散遣之。永曰。人心難保。逆黨不盡殄滅。將遺後患。一清曰。公謂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者百三十人。一清曰。夏城大變之時。迫脅爲亂者何止百三千。但節奉詔勅。惟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赦免。今何錦周昂丁奉三首惡卽已擒斬。真緒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犯百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不能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人人自危。縱不敢稱兵相向。大衆一呼。逃往山後陰中。如何收拾。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

方勅旨諄諄以安撫軍民爲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天子之命。永默然。一清恐其意不解，作一書投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調來兵待吾賞勞畢遣之。一清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令巡撫查支無礙官錢送用。永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反留形跡在此。所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攜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有差。各遣回營。適山後節報聲息。一清與永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因檄鉞回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寧夏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馬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伏邊堡，知其爲北虜也。始帖然寧安，逃者歸室，家相慶無復驚疑。一日一清告永曰：恩威當並行。夫悖逆大變之後，堂陸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斷不可復。惟時造僞命。

偽符手及大臣者。戕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奸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司捕之。永笑曰。如脅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矣。一清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衆志已定。所當誅者。纔十數耳。他無顧慮。况好生者。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命傳制。須權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遺患將來。永曰。諾。乃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上之。輿論稱快。永一日又曰。訪得總兵仇鉞。楊英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各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楊英又將各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一清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仇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不可深究。一旦反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賄昧不

明之事。逆。寃。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而。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不。首。肯。又。之。曰。然。又。語。及。慶。府。事。一。清。謂。慶。府。當。寬。鑄。反。逆。之。時。不。能。密。諭。諸。王。并。力。戰。守。及。播。告。本。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行。君。臣。禮。將。祖。宗。賜。寶。纛。儀。仗。送。與。替。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帛。資。給。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爲。後。防。遂。會。奏。以。聞。請。勅。乞。責。及。申。明。禁。例。通。行。天。下。以。杜。結。交。之。弊。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興。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真。鑄。典。仗。所。官。軍。編。充。興。武。營。戎。伍。皆。荷。命。允。遂。削。慶。府。護。衛。逮。其。承。奉。長。史。等。官。於。京。皆。謫。戍。邊。七。月。永。北。還。渡。河。將。處。置。寧。夏。事。情。各。遣。官。會。奏。別。於。中。驛。請。一。清。曰。先。生。自。愛。某。當。具。進。先。生。賢。

勞不敢隱蔽。一清曰：不然。某病廢，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昨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骸骨。公若爲調護，使得蚤歸江南，無他望也。張笑曰：吾生平不敢欺君。一清謂永曰：將爲公畫一奇策。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一日忘情故，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于鼎，燻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帝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兇狡謀爲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怒，且大悟。誅瑾柄用公公一矯，謹行事。呂強張承業，皆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人言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聽，公頓首請死。願死。上前卽退瑾，殺奴喂狗。又涕泣頓首得請，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洩，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一清策竟，誅瑾。一清還靈州，進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人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輒尋躐作，且益甚焉。至是紛相告許，以大亂之後，爲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減科徭十之二。禁濫泛，接遞以恤人馬。又闕土漢官兵於教場，巡視各邊堡，闕舊築邊墻，自橫山紅池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遂感而賦詩有老法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畧了餘忠之句。復遵勅諭督同

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繇科差煩重。而私役冒閑爲弊。若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爲恒患。逃逋數萬。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累軍。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亟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役正軍二百名。總兵楊英。仇鉞。游擊將軍史鏞。監鎗少監馬良。各有退革。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先是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其事大者。請蠲寧夏各路草場稅糧。以恤困窮。

溥賞養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恤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叅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兼理邊儲。極論城堡糧儲乏缺，請發內帑。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又未覆比瑾敗誅，該部覆奏報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叅將保勸志節兼優。游擊將軍史鏞才畧出眾，皆可大用。又條陳河西事宜，欲調延綏寧夏陝西三路兵馬分道而進，驅賊出境遠遁。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浪叅將魯經告變，乃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遁，自固原至蘭州邊城。

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枵腹、生怨語、乃量發各帑藏
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糴、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
分派運納、以暫舒目前、隨將議處儲蓄數事馳奏、又奏劾固原守
備趙洪貪婪剝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俱當黜革、舉指揮趙
濟路英等代其任、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
套零賊、一清上疏、以爲漢中流賊未平、調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
虛、邊儲缺乏、河西達賊口肆搶攘、又恐河東之役、達賊入套、各鎮
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總得數輩老弱殘
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廢料糧、傷損馬匹、所得不
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

書當道其事竟寢清在靈州日演管陣人有笑之者一清曰子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嘗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嘗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管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陳陝西邊務八事一寧夏官軍投托各鎮領以避征調多至千百數今太監張勑總兵楊英仇鉞史鏞退出軍伴差操請獎勵爲邊臣勸仍令巡撫官清著伍一寧夏湖灘往年爲各官占據英鉞旣以歸官請置籍稽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寧夏歲貢紅花三千餘斤種灌鋤採動用軍丁千餘運送車輛糧廩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爲寧夏喉襟內有山後歸附土民土達上下交征無所控訴宜令

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卽州治爲衙門，令其練兵理獄。撫安土人，一慶陽安邊二苑草場棄地，宜招募土人給地籍名，使報效殺賊。一漢中西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大池瀾，俱離縣三百餘里，流民哨聚，請於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以安，反側其通江巴縣東鄉等處，去漢中頗遠，宜添守禦千戶所，召募逃移并茶徒礦徒，以實戎伍，疏入。上嘉納之，弼及英等賜勅獎勵。環慶兵備令兼理靈州，川陝添設衙門，候地方稍靖，總制官議處以聞，其餘事宜，下所司議。於是戶兵二部議覆，多從一清言，且推行於各邊鎮，惟紅花貢如舊。先是劉瑾銜一清，不得已用之，會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還鄉終制，遂令一清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瑾

伏誅召爲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戶部自逆瑾查盤禍作守臣不復儲積故邊儲一空一清行各邊巡撫將見在官銀多方召羅公私稍備首止承運庫之取銀太倉繼止織造內臣之請鹽長蘆皆得減其三之二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上十一事曰裕民增軍定賞格有脅從聯鄉保克賞賞嚴罰禁治退縮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上嘉納之復改爲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凡瑾所排陷連茹以起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副使吳廷舉宜委用山東盜熾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克斥近圻兵部尚書王啟東手無策一清上平盜十二事一請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殘害者之家禁皇

庄勢要之侵奪、貢鮮官船之擾害、并有司之貪殘、衛所之掊剋、以恤軍民、一、甄設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甄克總兵、會同調度主客兵馬、節制鎮巡三司、真定保定、達官、達舍、駐北直隸、以保固近畿、一、招募材勇術數之士、及願報効者、能擒斬有名賊首、賞銀五十兩、陞世襲軍職、一、許脅從者自首、有能自擒其黨、以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鎮市推爲首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併力防禦、一、發太僕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付軍前賞功、一、軍衛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著其罪、并擬功罪、以聞、一、臨陣在逃、及通賊賣陣者、卽斬、以徇、陣亡者恤其家、一、官匿賊不報者、如邊方例、參問降級、一、領軍官穰其部下功、以附權勢、問發充軍、一、

令戶部行查各處在庫銀兩及兩淮鹽銀以濟糧餉一令各處修
城池備器械并漕運船隻宜加防護上批荅曰覓卿所奏計慮
深遠處置周悉足見憂國憂民至意文武大臣其擇謀勇風力經
練戎務者各二人以聞餘俱如所擬時都御史馬中錫爲提督惠
安伯張偉爲總兵皆不知兵所領京營兵又不習戰一意主撫賊
益縱會渠魁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一清執不可曰中
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必易將增兵殄滅乃已推太監谷
大用總督侍郎陸完提督賊至鎮江復遺書於完令以所帶勁兵
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駐江南以備截殺提督彭澤總兵仇鉞人
馬於南都東屯住以全障金陵且防瓜儀又恐奔通海二州以趨

山東令勿撤淮鳳兵寇平加少保七年朝審一清當執筆閱其詞
鞫其人多不直許原問者不能荅孫忠烈公燧時爲刑部郎中具
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若干人因超陞燧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謫
官一清疏掾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一清亦疏掾雲南陝西鎮守
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詔獄一清又疏掾
初劉瑾籍平江伯家給事中陳鼎被命鬻其房屋至是鼎以言忤
吏部擬調漢州判官內批謂鼎附瑾增估物價疑有侵匿遂詔下
獄拷訊繫再踰月一清疏掾之謂當時瑾虐斃張甚鼎亦僅求免
禍初無入已賍乃得釋鼎素伉直嘗劾廖鐙冒籍科舉事權幸皆
忌惡之一清之扶植言路保全正人如此一清又言甘肅虜情最

急邊備最弛，爲將者必得地利。素知人心素附，庶幾緩急可倚。如副總兵徐謙、山丹衛指揮僉事武振，正宜用之。此地今謙處四川，用違其才。振尚居閒散，才而不用。且戰將之與守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馭番，爲用亦異。西寧控制西番，藩屏隴右，禦撫安輯，全在得人。振之廉勤鎮靜，練事知兵，足以辦此。若西寧守備部指揮杭雄，其才可克游擊，而局於封疆，未能大有建立。乞量爲拔擢，調用下兵部議，以謙調甘肅，振守備西寧。其甘肅總兵金輔本，遼東將處非其地，宜暫取回京。雄令回陝西都司候缺，別用。詔謙輔各仍舊任。振雄如議。甲戌乾清宮災，一清上疏，其一視朝太遲，其二視郊廟太慢，其三創梵宇於西內，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謂皇庄

皇店及繕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災異頻仍，上疏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官帑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不能救，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庭，僕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覲顏在位，將焉用之？」疏入，近倖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有宸濠之變，一清以鎮江府爲江南首郡，此地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或失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爲內應，城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賽歌，兩晝夜，左右有

導上幸浙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向用力薦一清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兵莫先於召募選擇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俱蒙議行一清又言陝西供邊糧草缺乏弊在所司催徵不時所致乞明立條格以示勸懲於是戶部復議州縣掌印管糧官及各府管糧官以十分爲率欠一分以上者任俸三分者起送降級其餘府掌印并布政司管糧通計所屬欠三分者任俸五分者降級各該道欠多者一體參治其衛所管屯官亦量分數任俸有悉心幹理完納無欠者聽提督撫按及戶部

委官保舉獎擢，詔可。一清又言固原環慶靖虜蘭州俱係防胡重地，而固原尤爲要衝，且漢土雜處，易於生變，內有監牧馬匹，又賊所窺伺，宜添設叅將一員，駐紮固原，分管前項地方，兵部覆議從之。先是西海虜正德初爲小王子讎殺，率其餘黨假息西寧，春夏逐水草住牧，秋冬踏河掠洮岷，時一清爲總制，請調兵勦之，會召還議遂寢，後賊益衆，頗爲邊患，至是一清復提督三邊，請得相機，以便宜行事，兵部上其議，上可之，令一清先具制勝方略，審計以聞，要在萬全，毋輕啓釁。初靈州大小鹽池本募商中馬輪給三邊，正德中當事出已意建白，或召報擢草廢中馬之令，或一鎮借用違輪給之法，一切紛更，鹽積滯至二十餘萬，商苦折閱，無復應。

募者至是一清疏言中馬不若中銀新引宜兼舊引斷自正德元年以前革罷二年以後爲舊引十三年以後爲新引如例納銀二錢五分。引引銀一錢。率舊引三新引七。以次兼行。環慶道召商慶陽府貯銀專俟各邊輸支買馬。先延綏次寧夏次甘肅毋得他用。下兵部覆如一請議。上從之。先是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同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輯睦控馭一失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境棄地及曩時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永杜後患至是一清覆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一旦過意猜防遷之外地此不北合瓦刺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未見有益且修營城

郭官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工。自困耳，以臣愚計，請無得紛更，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上以爲然，遂止遷夷之役。仍令都督尙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致疑貳。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言，回夷搆連土魯番襲破哈密，因詭詞稱貢，有窺肅州之志。鎮巡官怵於利害，館爲上賓，以致虜引滋多，久留不返。揣摩盛衰，計度回背，年復一年，恐河西非中國之有。臣等深慮無如絕其通貢，而以見監姦回，盡寘之法。或遷發兩府，或羈留內地，庶幾國威遠格，番黨漸懾。甘肅可長無事，疏入。下鎮巡官會議，願持兩端，一清以爲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土馬虛乏，賊壘不完，內無本根，蕃酋之因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

寧有亦不刺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儻表裏應合，並起而爭，不知中國可以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夷酋求和之日，令鎮巡官馳使奉書責諭，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等，大意以爲爾棄茂天道，背違國恩，羣臣皆謂大發精兵，聲罪致討。天皇帝好生之德，念爾夷地人民，亦是朝廷赤子，爲惡之人，固是有數，大兵所至，誅勦無遺。聖心不忍，令守臣閉關絕貢，爾果有悔過實心，亟送出速壇拜牙掣回哈密戍卒，放還原擄二鎮人口，仍將主謀之人，執送軍門，明正其罪。方許爾炳烈通貢，不絕爾之衣食，保全爾之性命。如此則彼且怵威報德，恫疑不前，而我乘其間，得以便宜修守計。無使於此者，至於見在番使，亦不得過爲苛切，謀叛有迹，寫亦哈信等

一百六十七人，再加覆定行刑，寫亦虎仙家丁哈刺丹兒等五十人，盡數遷發兩廣外，其見監哈密夷人米力思藍等三十人，失里馬黑麻等四十人，并進貢土番魯滿刺河都刺等二十八人，哈密拜牙合等二十二人，俱暫留弗遣，待虜情向背已定，然後處分。若天方撒馬兒罕二處夷人，雖真偽難辨，但彼以好來，中國既久，入之關內，而又絕之，其曲在我，當命鎮巡官護送，仍歸其貨物，尤不宜與諸夷等。上以爲然，令巡撫王憲督同鎮巡官及時措置兵糧，修嚴內治，虜果悔罪求和，別行議處。以聞。及內閣楊廷和將冕毛紀去，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召入閣，首以五事爲言，其一曰：聖學勢分尊嚴，臣言不得自盡，中

有忌諱不敢進講、隨文訓詁、恐無當於聖心、惟日臨便殿、時屢召問和顏色、以受之、而其所謂經史務粵曉大義、援古証今、諸可爲法、可爲戒者、必求體認而行焉、其二、聖政、今天下政治、領於六卿、而內閣重臣、則與陛下參預、審勿接見、日疎、清問弗及、則壅闕之患、易生、先朝事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部院建明、臺諫論列、亦每賜宣見、親加質問、聽其盡言、其三、曰聽言、諸進言之臣、少觸聖怒、陛下卽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入京、非所以明從諫、弗拂之義、卽御史候秩、以論臣蒙譴、臣之昏眊、誠如秩所言、乞召秩還、而嗣後言者、雖或未中、均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四、曰宥過、屬者議禮諸臣、若豐熙等、各徇己見、挾持初說、乃率衆

伏闕、陛下怒而寘之罪、宜矣、其抱罪既久、悔悟已深、有罪而逃、責之已愎、而復收之、正上天生殺相濟之德也、幸勅部臣按謫成者、令其生還、落職者以次叙用、而死於筭楚者亦優恤其家、其五曰和衷、陛下召還舊臣、崇獎臺諫、中外忻忻、謂和衷之治可見今日矣、大禮議興、而大小臣工各欲求勝、自是忠厚之道、微凌犯之風起、務仇直、嘉攻訐、猜嫌日積、而謗讟煩生、殊非太平有道之象、願陛下虛懷聽納、絕壅閉之萌、而因諭在位、以恭遜相師、毋蹈叔季猜忌之習、疏入、上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只見之、施行、卿宜盡心以匡不逮、已一清赴召、疏辭少師、上優詔答、不允、時方差內官織造、一清言臣昨被召來京、途聞朝廷以內臣之奏、差

官織造心切疑焉。臣久官陝西，近因自三邊還，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騎橫之勢，邊方利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默不一言。則陛下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爲哉？夫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有緩有急。以輕重言，則恤民國本安內攘外，其重也。而該局所言織衣之類，非先王之制，輕重自有別矣。以緩急言，諸臣極陳地方凋敝，錢糧缺乏，其最急也。而該局之奏，惟恐有誤，供應緩急亦復不同。倘謂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既久，不可復回，然從諫弗咈，自是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請而行之，既因羣臣之言而罷之，則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陛下兼有之矣。上曰：覽所奏，具見卿忠愛業，已有旨令織造官安靜行事，毋擾地方。一清又以災異

修省上言臣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水雹傷禾殫人南北直隸江浙諸處亢旱爲虞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儼至於江南之人疴江西之虎惟邵陽之牛禍暫見疊出尤爲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陰盛陽衰所致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剛下移而威柄不皆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於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阻於倖門而人無懲戒與

尚嫌浮泛
不指實事

臣伏觀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轍舍弘之量而未翁受於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遍洽於天下靡文盛而實事衰上下睽而情意空九卿之執奏多聞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遣斥竊恐日積月累蔽漸深陰凝冰結浸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諦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勸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者未必是是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况百官乎萬民乎臣願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姦延接大臣以

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凡朝廷政事之缺失所當汲汲修正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汲汲揀援者幾事至於遺賢未甄忠直未錄讒慝未除幽滯未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毋懷顧忌陛下靡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卹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地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疏入 上嘉納之是時山西巨盜陳卿固守險阻拒敵官兵議勦議撫權不歸一 一清言陳卿父子兄弟據險稱兵罪在不赦而聖恩曠蕩許其自新方且陽順陰逆以緩我師蓋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

我則養癰蓄虎示自弱之形。今山西河南戎馬雲集而未聞有擊
旗伐鼓直擄其巢者。豈其力不足耶。蓋自御史穆相主撫散之議。
山西諸軍爲所牽制。始則惑於通判楊良臣之言。繼又撓於監生
李克己之策。二人徒往來爲賊游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屈。且良
臣之通和已一年有餘。而克己之招誘亦半年以上。何嘗有尺寸
之效。而欲倚之以成功哉。臣恐民窮盜起不逞之徒。以路城爲得
計。相率效尤。天下之亂從是始矣。皇上宜大奮乾斷。力主進剿
之議。以申國威。勿聽招撫之說。致墮賊計。至於兩省越撫各率其
屬。臨期調遣。未免甲可乙否。請擇重臣一人提督兩省軍務。自鎮
撫以下。悉聽節制。庶責任既一。成功可期。此雖一方之賊情。實關

天下之利害，臣等不敢不盡其愚。大學士張璠亦特疏極言，紀綱不可不振，國威不可不伸，復引唐之平淮蔡爲比。上皆嘉納之。會總兵官魯綱言賊據險，山多徑道，不得不分部要害，凡將京營、漢達官兵及都御史常道統帶三關官兵，纔一千一百，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兵善戰者五百人，兼程啓行，聽候征勦。兵部覆議得旨：山賊恃險寇亂，因撫按不和，不能早獲，致彼屢論不悅。又糾集多事，寔繇常道撫勦日久無成，其令回京，速推堪任者，星馳代之。益兵事宜，如議行。命改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巡撫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代道勦賊，尋賜一清詩，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句。一日，上諭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四

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其圖之。一清對曰：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大管于謙因正統乙巳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爲開創。成化間又增營爲十二，佈分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於後：一曰：擬簡提督。文臣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管營務。乞設都御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精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克之二曰：擇將領。言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統袴，不閑軍旅，宜推舉各邊空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慎選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

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爲第等。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寔用。言軍士操練相習，舊規雖有可觀，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逐羣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官軍務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旣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於刀箭鎗牌及銃手者各一二人，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益廣教成三軍。

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管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管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伐包辦走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不爲憤怒。况朝廷養軍月給一石。又賜布衣。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管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理京管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不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恤。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棚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管馬多瘠。固係

失養亦錄軍士貧難人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九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疏入令兵部如議速行仍選科道能任事者查核有不奉行者劾奏重治併行南京各巡撫軍中科刻等弊悉釐革之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之事諭一清對口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陞為天子不謂吉壤可乎竟不果遷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銜死罪一清極言論掇錄得戍邊 世廟成章聖太后欲謁廟一清奏對以為今制無母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

事遂止。一清言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取久，竊見甘肅一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於南北，一線之路通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寇褻處，寇寇無時，自昔號爲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刺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浪，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寇關，因我甘州鎮城矣。爲今之計，既未能素辭討亂，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爲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虛空，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若不於逃匿者設法勾補，見存者加意撫恤，脫

有邊徼何以待之河西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瘠內府所派
既不足外俱朝廷間發內帑給之亦不過卽糴所在之粟入所在
之倉而已而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雖有官銀無從糴入故穀
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術所軍餘令市賣納官責
限督併眾口嗷嗷怨聲載道夫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
糴買既有弊惟召商爲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
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以備豐歲折放外亦當召商糴粟
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欲以本土之所需非廣
興屯種不可今者遣官清查塞田授軍耕作此誠採木之策而其
故不可不講也何則正軍克伍餘丁撥屯側也但其中有存軍無

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佈種者。故屯地多侵沒於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於人者。有田隔遠。疏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而不足者。官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克報屯丁。叅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助屯丁。不可。按軍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之矣。其何有於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充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

塞下投地之後。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如
此。則利足育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
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選伍代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
田還管。今盡廢矣。宜倣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寒
者。及清解石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牝各一隻。犁鎌各一具。種子五
石。每石所獲。自輸租外。卽償原假種子。以備春作。耕給。至於屯地
埋沒者。則聽人告占。種於官豪者。則諭令吐還。而不追其往可也。
或有以虜警爲慮者。臣謂春種秋獲。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
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警卒爲之守望。寇至舉烽。卽可守保。
且虜人寇。亦有時。境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不敢盡踐之。平堂

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剋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者。賞之。五年以上。無負。及有贏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爲名。而無定心經理之方。臣恐於邊備終無益也。上曰。覽卿奏。具見經國憂邊至意。該部卽擬行條列。以聞。仍勅王憲。劉天和。如所奏。用心區畫。身親督課。務底成效。一清言京營將領。當選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居閒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至是復申請。上納其言。令兵部推舉降級聽用。宜府總兵潘浩。革任陝西總兵鄭卿。大同副總兵靳英。大同西路參將高時。陝西洮泯河套將楊佑。開原參將王道。養病涼州副總兵周尙文。錦義參將寧實。見任寧夏東路右參將魏銀。協守松藩東

路左恭將蔣存禮、湖廣都司掌印申錫、大寧都司掌印陳希夔，俱曾歷戰陣，謀勇可取，召赴京師備坐管領軍之任。上曰：將才難得，各官雖有因事論罷者，今用人之際，當舍短取長。浩等及銀存禮、巡撫官宜給傳令詣闕聽用。錫、希夔、印掌都司事，勿召一清。又言：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邊牆，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繇不得任事之臣故也。今荷聖明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富，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遠。資淺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克而重其事權，使精有可爲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遣謀

套內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爲
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牆壘高深廣闊丈尺。凡如臣所畫。各有
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游擊。可至期調取。
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輪。於興工之所。佈列成營。
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旣成。則以其餘力於延綏定邊管以東。
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骨。坍塌邊牆。一切修補。上深
納其言。廷臣俱推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可任。上卽用廷相。仍諭
廷相以一清所奏。會三鎮鎮巡等官同心議畫。務有實効。不得取
具虛文。特詔儒臣重較大明會典。訂正誤。增入續定事例。先是
嘗上諭內閣。朕昨觀大明會典。太祖所製冠服。至冠禮。遂有成

化十四年謁謝奉先奉慈殿之文。夫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皇伯考卽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謁謝何也。一清對言會典所載乃孝宗皇帝在東宮時冠禮，當時奉慈殿未建，良屬謬誤。然臣等嘗閱會典，其誤蓋不止此。以此書乃弘治十年孝廟始命官開局，彼時草創纂集，茫無端緒。至十三年大學士李東陽等始定凡例，以諸司職掌、聖祖舊制開具於前，而以累朝節年因革事例序載於後，蓋亦盡發金匱石室之藏，又皆徵諸兩京百司之職期在事，理兼倏然而簡編浩穰，條貫繁瑣，諸司所輯或未精詳，史官不及質正，中間記載失真，文詞牴牾，比比有之。武宗皇帝卽位之初，又命儒臣參較頒行，顧其間舛漏猶未盡正，夫以一代通典，百司

所遵若不及時修改。無以信今傳後。乞令諸司各將所載事例。詳細較勘。如有差誤。明註其旁。自初修書以後。典禮因革。事例增損。亦令簡明纂集。俱送史館潤色。改正。正德以後事例。亦宜續修。附入以成完典。俱允行。一清又言。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搆亂。仰塵聖懷。兼設總制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勦一隅之寇。廟謨宸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莫測。撲之不蚤。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我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有功者。設立爲土官。令各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凡所謂遺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卽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官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官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數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詔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

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罪。難保必無。彼聞大軍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惡。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處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請勅一道。并請執聖旨。楠文令星馳前去。限四十日到彼。合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兇孽。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摠誠。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難覓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者除謀逆外。

悉從赦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勞。其拿首惡者，賞銀千兩。於本職級外加陞二級。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行之，賢於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勦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懾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請勅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嚴申號令，將調到土漢兵馬分佈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延推諉。其合行事謹條

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一夷民雖
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
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阻。不爲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
大臣仍留一員。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
結呈徹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一省城倉廩所積歲
入不足用。加動調客兵。將何支給。附近迤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
逃避。無糧可買。其迤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
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脚。其價比之時
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員
終難取効。宜照尙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糧

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諸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一近訪得雲南都可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令銓註。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迤西人民皆逃入省城。棄其屋廬。卽今城廓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驁之氣。宜量撥官兵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輕重量爲周濟。一省城迤東如雷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川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死。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卽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爲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指引自取罪責。曲靖

宜宿重兵。斷賊奔路。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三省蠻地。宜行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爲之。庶接境地方有所倚賴。疏入。俱如所擬。令提督大臣與鎮巡等官計處行之。八年。一清言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祖宗朝初無此例。惟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止爲漢府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爲例者。然布政雍泰得以秦府之親。陞巡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爲定例。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井白丁。攀援宗戚。轉相引誘。姦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真。潘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屬族。俱不

通籍朝廷疑忌不已甚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株守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克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觀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任用，蓋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於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臣愚請略如國初之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降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上曰：覽奏具悉。卿意朕惟帝王防閑之道，固不可無，恐亦不可失推誠之意。所奏下吏禮二部，亟為議處。奏請裁奪，部覆已之。張桂旣柄用，一時新銳喜事之人，争相趨附，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

卽不能平。比張桂去位，詹事霍韜遂謂一清陷之，曰：「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上疏列一清罪二十四事。上立召張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一清受張容金錢，與容指揮世襲錦衣。上憐一清大臣年老，不問言官劾之不已，乃削籍去。明年卒於家。至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乃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爲相時，有餽美珠一斗者，一清受之，旣而諸邊將請謁，留詢邊事，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其以天下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如此。

維風

編云：古人任事，有節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余嘗向論楊文簡公清儉，郭令公威聲煥，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足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與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足較優劣。視其所存心所豎，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良臣，若孫

今之世雜今之風
與其奢也寧儉

太常氏曰偏至之才非難也。惟直節兼圓機。互用濶達與細密。並施乃濟世之全具也。方文襄之立朝侃侃正論。無所忌諱。及其玩美張末於股掌之上。俾之傾心吐膽。不動聲色。而大慙就誅。此其圓神默運。有鬼神莫得而測者。藉令漢唐諸人。稍得其梗槩。何至有黨錮甘露之禍也。坐壽邊務。數千里。數百年。皆在目中。而興利除姦。事事中窾。言言破的。若家人父子。計料其米鹽醢醢。襍糲。殫絕無疎漏。蓋其才品不減韓稚圭。論事不減陸敬輿。兩拜黃麻。猶未能大盡其用。惜哉。